

校园青春文学

弘毅

总第178期
NOVEMBER+DECEMBER
2023/11+12

红船故事

在上海，秘密举行，因遭
到法租界巡捕长龙被破
中，断在海上，烟到嘉
奥，注舟，于轻烟漂，雨疏，的南湖之上，建立党二百年之陈
史，红船以记之
马玲书



市一中举行作家林辛乐赠书暨 “林辛乐励志文学奖”颁奖仪式

12月21日下午，市一中于升旗广场西阶梯教室举行“作家林辛乐赠书暨‘林辛乐励志文学奖’颁奖仪式”，团委领导和老师、二月文学社师生及部分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活动。党委书记、校长史本泉出席活动。

史校长首先向同学们简单介绍了作家林辛乐的传奇故事。作家林辛乐倾情讲述他的文学成长之路，并为同学们签名赠送新书《影子青春》。同学们积极地与林辛乐合影留念。

活动中，同学们近距离接触作家，用心体会作家的内心感悟，深受启发。同时，同学们将带回作家林辛乐亲笔签名的著作并将其精神传递给更多的老师和同学们。

（撰稿：二月文学社记者 王思蓉）



市一中成立大众网、二月文学社 “学生校园通讯站”

12月21日下午，市一中于升旗广场西阶梯教室举行“大众网、市一中文学社‘学生校园通讯站’授牌仪式”。学校团委书记、文学社指导老师及二月文学社成员等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活动。

大众网东营站运营总监曹守华和市一中副校长赖声平分别致辞，展望了大众网与市一中进一步合作的愿景。二月文学社记者团负责人张晶玮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表示要将以新闻通讯站为平台，讲好一中故事，大放一中光芒，展现青春才华。

市一中学生校园通讯站的成立，为我们学校和社会之间建立了直接的通道，多了一个面向社会的窗口，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传播市一中故事。

（撰稿：二月文学社记者 张晶玮）





雪落下的意义

斯平

雪降后一周了，大地还是一片苍茫。太阳照在雪上，一片刺目的白。

雪落下，有什么意义？

在冬雪必至的更北方，这构不成问题；在冬雪从不到达的更南方，这个问题与雪一样根本不存在。要么习焉不察，要么皮之不存。只有在冬雪或下或不下、时下时不下的此地、此时，这才有可能成为一个问题：雪落下，究竟意味着什么。

下雪，意味着更寒冷。意味着空气更干净。除此之外，似乎也谈不上什么更深的寓意。当你把人的感受排除在外，似乎任何一件事，都难以言及意义。而即便是更寒冷、更干净这种观察和判断，也是从人的体验出发的。

从人出发，以人为本，才能找到所谓“意义”。那么，在久不见雪的浅北方，每一次雪落下时的欣喜、欢欣，于人的感受都是真实的，同样，每一次雪落之后可能带来的不便甚至隐患，也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在欣赏过雪的柔软浪漫之后，仍然会受伤于雪的寒冷与冰滑。意义，与人相关，也与一时一地、一情一境有关。但这不是雪要考虑的事。

我们总会遇到必须要做的事，“必须”“一定”，那是责任，是担当，是不可逃避的本分，甚至可以看作是自然而然与生命同在的一种属性，就像一片雪面对北方之北必须完成降

落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与雪本身紧密相联的，没有这个任务，雪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这是它的工作，是它在“谋生存”。可是啊，在雪的一生里，如果只有“必须”，没有“愿意”，雪可能并无知觉，可对我们这些有感受有觉知的人来说，就失去了生活的一大乐趣。

雪的“应该”，是客观条件允许；雪的“愿意”，成就了某种可能，也就使大自然在定数之外，多了一些摇曳生姿的灵动与鲜活。雪应该落下也愿意落下的时候，就成全了它自个儿。这时候，作为一片雪，它只管落下。

尽情赏雪、享受雪趣，也认真面对因雪产生的问题，去思考它，解决它。这一切，都是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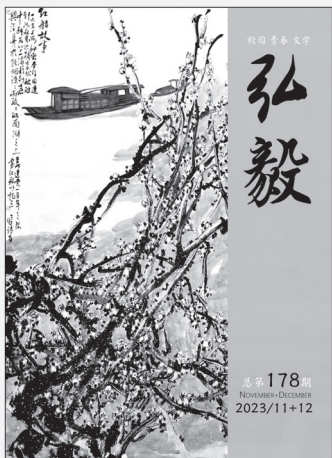
当你正走向人生体验的更深处，当你有时会产生有关意义的困惑，请以一片雪花的视角，思考雪落下的意义。

如果我们连雪落下都能找到意义，那么，对于任何应运而生顺势而为的事情，还怕什么没有意义呢。

关键是，我们要行动起来，去创造，并为这一创造赋予意义。

当你把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去做一件事，一件正向的事，那么，你的人生，就充满了意义。

其实我们，就是那一朵朵雪花。



2023年11-12月
(总第178期)

主 办：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

封面设计：石雨桐

编辑出版：二月文学社《弘毅》编辑部

顾 问：史本泉

社 长：王思蓉

执行主编：胡爱萍

本期审读：王铭远 隋东玉 程嘉雯 郭丰熙

指导老师：胡爱萍 马素芳 朱卫卫

通信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园博路99号

编辑部电话：0546-6079779

投稿邮箱：eryuehongyi@126.com

二月弘毅空间地址：<http://1666490441.qzone.qq.com>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1 雪落下的意义 斯 平

情感地带

4 一闪一闪亮晶晶 谷 雨
5 折星星的人 琅 然
6 悔 广君儿

成长季节

7 我所热爱着的 千 行
9 当代高中生之“活着” 解 意
11 夜星 孙启航
12 前路漫漫亦灿灿 迟 歌

静听世音

13 技艺 周星宇
14 良辰虚设 常 安
15 一张纸 乙醇犬

思想碎片

16 高歌 孙翊轩
17 世间安得两全法 刘姝睿
18 但求心安 李忠毅

校园广角

19 一班胡总二三事 流 光
20 高三求生笔记 茶天空
22 威风锣鼓社 匿 名
24 与风共速 云 仙
25 我记录的期中考 张令爱

书边人语

- 27 历史是什么
34 荒野的呼唤

韩叔彤
回雨晨

荧惑小辑

- 35 进击的鸭子
38 羽毛球这回事

荧 惑
荧 惑

呦呦鹿鸣

- 8 疫后重登牛记庵
21 在生命的长河上
43 “我”宁作我
44 思边陲
44 书怀
44 我是树
44 时间
53 夜空
53 暮秋

翟婧君
逸 真
凌 镜
雨 辰
吕嘉铭
塔西提
相 柳
相 柳
雨 辰

小说榜

- 45 机器人第四定律
49 四季镇
52 万古河江

张兴佳
迟 耿
解 意

长篇连载

- 54 千年万岁，椒花颂声（上）

文 刀

在大学

- 29 一些工科大学化工生的疯言疯语（外一篇）

张箐潇

宗 旨：引领语文学习，
提高文学素养，
繁荣校园文化，
培养人文精神。
口 号：让青春放飞希望，
给理想编织翅膀

本刊声明

本编辑部对所
有投往二月文学社
《弘毅》编辑部的
稿件拥有修改、选
登及向其它杂志社
推荐发表、参加征
文大赛、网络发表
之权利和义务。特
此声明。

一闪一闪亮晶晶

2022级25班 谷雨

我觉得我的妈妈像星星。或许是因为她的名字里有个“晶”字。

小时候每当父母的朋友们打趣我：“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叫什么呀？”我便仰起头、踮高脚抢着说：“我知道！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晶’。”大概是因为对《小星星》这首儿歌太熟悉，提起妈妈的名字，我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夜空的满天繁星。

仰望浩瀚宇宙，日月星辰中，我最爱的就是星星。它虽然不似日月那般引人注目，但是我深爱它的淡雅。在我看来，太阳总是极为“热情”，甚至有时会粗鲁地点燃天空的一角——火烧云；盛夏的太阳最为毒辣，滚烫的日光洒满如焚的大地，无所遮拦的植物抵不住日光，便败下阵来，垂头丧气地祈雨。月亮与太阳相反，它过于“冷漠”，月光不如日

光攻击性强，却清冷凄凉，强大的疏离感一下子把人拉向空旷的荒漠，令人不寒而栗，难免产生空虚孤独的悲情。然而星星却恰到好处，像是日月的过渡带，温柔地散发着轻盈的光。它零星地散落在夜的帷幕上，或陪衬着月亮，或藏匿于天涯海角，它温和、谦虚，没有酷热严寒的攻击性，只是忽明忽暗、忽明忽暗地闪呀闪。

妈妈的确像星星。但她与星星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倔强。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从东北嫁到山东，从那一刻起，“倔强”二字已然刻进了她的血脉。我出生那年，她已经27岁，五年后，我又拥有了一个弟弟。两次生育，两次剖腹产，两次大出血手术，我的妈妈在鬼门关走了两遭后身体已大不如前，但她依然未变，依旧爱笑，爱打扮，甚至背着我穿着高跟鞋一口气登上了泰山。

与一般的家庭不同，她从不督促我学习，也从不限制我的活动时间，所以当同龄人奔波在多个辅导班的路上时，她会带着我到公园散散步赏赏花。妈妈身上的光辉虽不耀眼，但却一直持续地照亮着我。

几年前，她帮我注册VX号时，给我起的名字是“太阳花”。她说：“太阳花向太阳，积极向上，多好。”我笑着点头应下来，没有多说。其实我不必成为向阳而生的太阳花，我只需要伴在星星左右就足够了。

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那天在学校里给妈妈打电话，听到同学语气轻松地对自己的母亲说：“想你们了呗，所以打电话骚扰你们。”一时心血来潮也想效仿一下。电话接通后，话卡在嘴边，犹豫再三才说了出来。对面的她声音一顿，语气哽咽地说：“你真的想我了

吗？”听到这句话，我一时语塞，脸颊传来的灼烧感那么强烈。对面不断询问着我弟的声音传来：“你听到了吗？她说想我了。”强烈的羞耻感被酸涩的愧疚感取代，心里像是流过了一股寒流，又冷又干，我

仓皇地支吾几句挂了电话。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有太多的爱没有对她说出口。

相较于妈妈的伶牙俐齿，我不仅不善言辞而且性格内敛，爱与思念的话很难说出口。或许是我把母爱想得太理所当

然，享受着的同时却忘记了对她表达爱意。

我的妈妈是我小小世界里的一颗恒星。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太阳花，有星星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折星星的人

2022级21班 琅然

数学连堂。我两只无神的眼死死地盯着表，8:54。还有最后一分钟，我想着。简直是度分如年啊。

终于下课铃响起。“那就先这样，你们先下课休息休息，咱下一节课继续哈。”数学老师慢悠悠地说。

我再也撑不住我的头，一下子磕在事先已做好睡觉姿势的胳膊上，屏蔽了外界的声音。

约莫三分钟后，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别睡了，别睡了……”

我费力地将头往左转一下，往右转一下，以表示我对来者的拒绝。

可是我却被来者晃醒了，我努力地抬起眼皮，一张脸在我眼前逐渐清晰，原来是彦。

“我很困呐……”我揉了揉眼。

“诶，你看这是什么？”彦张开手，上面安静地躺着几个白色的小星星，有的小如豆子，有的却比麦丽素还大。

意识还不清醒的我呆呆地看着那几颗星星。

“哎呀别看了，用草稿纸叠的。”彦拨动了几下她手里的星星。突然，她一把抓过我的手，把星星倒在我手里。“快到点了，我先回去了。”走时还不忘拍拍我的肩，让我清醒清醒。

两分钟预备铃响起，大家陆陆续续地回来了。同桌问道：“哟，小星星，你上课折的？”

我摇了摇头，“彦送的。”思绪辗转。不知为何，脑

海里突然浮现出我初见她时送她的一幅星空画。我发觉到有几个小星星上画了红色的爱心。我也挑出几个星星用蓝色的笔画上爱心，一同放在我的透明笔盒中。

正对应我们俩的性格，一个热烈张扬，一个沉静随和。

此刻，笔盒里的星星静静地看着我写下这段文字。忽地想起彦很久之前说的一句话：

“天上的星星摘不下来，我们可以自己折啊。”现在的我们如同折星星所用的白纸，折好之后由我们自己去装饰，我们的生活应由我们自己来“折”。

祝彦，也祝我们，万事胜意，前程似锦。



悔

2023级6班 广君儿

一声轻响，太姥爷送给我的口琴，便再也传不出声响。我呆在原地，懊悔无以复加。

那只口琴是童年时太姥爷送给我的。在我印象里，太姥爷见到我时总是笑着的，总要把我抱在他的怀里，用他参差又稀疏的胡茬摩擦我的脸颊。那时我不懂事，不愿意和他亲近，我总疑心他的身上不干净，也不喜欢他那双枯瘦的手。太姥爷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干硬，每次他握起我的小手，我都觉得干燥刺痒，很不舒服。我是我们这一辈孩子里的头一个，太姥爷格外疼爱我。我刚出生那年，太姥爷怀里总是揣着我的照片，逢人就显摆。

太姥爷有只心爱的口琴，别人是碰不得的。那只口琴被他保护得很好，我曾以为那是银子做的，毕竟他如此宝贝它。口琴被他擦拭得泛着淡淡的光泽，就好似秋天明净的月光洒在大理石板上。在太姥爷手里，它总能奏出优美的乐曲。我很喜欢，觉得它很神奇，能发出那么好听的声音。我向太姥爷讨要它，妈妈和姥姥都不同意，她们明白这只口琴对太姥爷多

么重要。可我那时候太小，不明白这口琴承载着太姥爷怎样的感情，只把它当做一个好玩的玩具。最终太姥爷还是给了我。他细细地擦拭了那只口琴，郑重地交给我。“它很特殊，好好待它。”这是他对我说过的为数不多的话中，我印象深刻的一句。可我没有听进去，拿回家后不久，那口琴就去我的玩具堆里吃灰了。后来我翻出略微生锈的它，心血来潮就吹一吹，可只能吹出尖锐难听的金属音，那次不小心将它摔坏，我再也听不到太姥爷送我的口琴发出声响了。

我以前总想什么东西坏了，修修就好。但当我无数次尝试直至被告知确实修不好的时候，内心才如此悔恨，我真真切切地拥有过它，可我没有珍惜。就像直到太姥爷逝去后，我才意识到自己也从来没有好好回报过他的爱。在一个寻常的清晨，阳光、微风、婉转的鸟鸣，如此美好。可是，有一个人永远看不到这些了，太姥爷已与过去的时光一起消失了。我再听不见他的声音，也不可能听到他吹口琴了。想到

这儿，我的内心便被一种惶恐填满，夹杂着未能好好孝敬他老人家的悔恨，以及毁坏了他心爱之物的愧怍。

直至现在，偶尔听见口琴的乐音，我还是会湿了眼眶。有次和同学一起看电影，听到杨戩吹口琴，不知不觉间就泪流满面。同学问我怎么了，我抽噎着不敢说话，唯恐一张嘴就会失声痛哭。杨戩的口琴是他母亲送的，他吹口琴来纪念他的母亲，我的太姥爷也送了我口琴，可我思念他的时候已经没有口琴可以吹了，我把它摔坏了，亲手摔坏了……太姥爷当时是那么的疼爱我，包容我，我怎么就不懂他对我的爱呢？我终是明白了，可是太晚了。“人总是失去后才知珍惜。”亲身经历过失去，我才真正理解这句话。可口琴是修不好了，有些话也再无法亲口说出了。

宽厚仁慈的地母哟，愿太姥爷的灵魂在你的怀抱里安息；奔腾不息的黄河哟，请你带着我的悔恨，替我将未能说出口的话告诉他。“我也很爱你，很爱、很爱。”

我所热爱着的

2022级21班 千行

我忍不住想要与诸位分享一下我所热爱着的——羽毛球。

为何我会如此喜欢这项运动甚至到了热爱的程度呢？说实话，还真的不是因为玩心重。

其实以前的我，不论在什么球场上都是菜鸟。其他方面也没什么很擅长的，曾经学过的一些，诸如围棋、吉他之类的东西，后来也都在我的生活里销声匿迹了。从前有人议论，说我也就占个成绩好的名号。可是现在上了高中，与这么多优秀的同学在一起，我反倒成了平庸之辈，甚至是“末流人士”。沉重的压力加身时，所有人都说，一定要一头扎在学习里；可当我累了抬起头时，却看不到未来的方向，更少了一份继续埋头学习的动力。为此，我迷茫过，自我怀疑过，甚至自我否定过，我陷入了一段时间的消沉、焦虑与无助当中。而这种感受其实是很难自我释怀的。而真正帮助我慢慢走出来的，是羽毛球。

羽毛球这颗种子是我高中前那个暑假埋下的，经过那个暑假的练习，我算是有了一定

的基础，只是谈不上爱好。等开了学，进而入了冬，也就把它放下了。直到后来开春，万物复苏，当吸入肺腑的空气不再冷得如同针扎时，我的心境也在慢慢发生改变。那时我从古代朴素的阴阳理论中受到启发：一动而阳气生。我想，不行我就动弹动弹，说不定会好一些呢？于是我便拿来了球拍，在体育课、活动课上招呼伙伴打起了羽毛球，从此意外地重新拾起了它。后来我在老朋友的引导下进入了正规的场地，在那里，舒适的地胶，明亮的环境，清脆的击球声，还有羽毛球划过虚空的美丽弧线都深深吸引了我，那种沉浸式的体验，令我难以忘怀，也令我流连忘返，所有一切，如同一道光，点亮了我的生活。

当我学会了一些技巧，当我的技术明显增进，尤其是打出一个很快很尖的杀球而听到对方一句“好球”的夸赞时，我想我开始领悟到这项运动的魅力，那种参与感、投入感、成就感，让我在打羽毛球时可以忘掉一切烦恼，全身心地享

受它带给我的放松与快乐。

羽毛球，成为了治愈我的良药，让我找回了自信，让我找到了真正想坚持下去并发展为爱好、特长的东西。因为我开始觉得，我有了自己所投身的圈子，有了结交朋友的好途径，有了丰富发展自己的新方式。我也因此渐渐地这么认为，我不再是一个无聊的人，我的生活也不是反反复复且单调的。羽毛球在我迷茫、心如乱麻的时候，帮助我以一种积极健康的方式走出消沉，而不是在消沉中继续堕落下去。

每当我背着球包，从球馆出来，看到玻璃上映射出来的我的身影，看到背后的球包中，球拍露出来的半截中杆和全部的手柄，便会感觉自己仿佛是那仗剑天涯的少年，何其意气风发！我抬头望天，或是看到喜欢的落日余晖，或是看到日落西山后青黄渐变的地平线，又或看到是夜晚道路两旁幽亮的路灯，似乎那一身的疲惫与烦躁，早已经在球馆里随着我的球拍的挥动而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内心的满足、宁



静与祥和。我与朋友告别，正如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暂时分手，再相聚时，每个人都有了新的故事，或是有了新的成长。我独自走在路上，常常感悟着成长的痛苦与快乐，这种苦乐交加的感觉当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唯有亲身体验过方得以有更深的体悟。

那时我的心底升起一个想法：如果我能坚持下去，羽毛球足以改变我的一生。

我曾想换把更加趁手更加中意的球拍，只是价格于我而言还是有些让人感到“肉疼”，我便去询问了前面提到过的朋友。在买与不买的问题上，平日里嬉皮笑脸，甚至不甚正经的他一反常态，告诉我说：“如果你热爱羽毛球，并且想把它发展为长期的爱好，那么……”

后面他的话，以及我的选择，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我

更希望的，是我的球技能够成长到“不再看重球拍，反正都能赢”的程度，正如金庸老先生笔下的“剑魔”独孤求败那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高超境界。这对于当下紧张的高中生活来说，自然是不现实的，可若是从漫漫人生路来说，有这样的向往倒也未尝不可，或许那时我也成为了年轻人眼中深藏不露的“诡异大叔”。

曾有一位辩论队的朋友在我们班里进行了一场演讲，演讲的内容便是他在辩论队的经历，感情十分真挚饱满，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我是看着他从无到有地爱上辩论的，通过辩论，他改变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那时我坐在台下看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正因我也是如此，从无到有地爱上羽毛球，找到了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找回了自信与朝气，改变了自我。

我们所热爱的，都在我们的心田开辟了一块无风也无雨的净土，成为我们的避风港与补给站，在我们脆弱与无助的时候，给予我们安慰与动力。

羽毛球是我成长路上的挚友与伙伴，如同小说中的少师剑之于李相夷，尽管我的球技不似李相夷的剑法那般出神入化，傲视天下，也不如校内的诸多球友般技艺高超，但是我实实在在地热爱着它。

球飞的弧线，可看作人生的大起大落，亦可看作少年的梦想扬帆起航，归向远方。我希望那球头的落点，可以变作万千光点，汇聚出一个让我心向往之的未来。

祝愿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中所热爱的那颗“羽毛球”。



(指导老师：谢鹏娟)

疫后重登牛记庵

2021级35班 翟婧君

流光拂风过青苍，行云怀望飒金光。
千山万道崎崛劲，寰宇天穹日月长。
自是人间逍遥客，拟将把盏叹风霜。
三年多舛烟云过，疫后重游知有常。
危峰莫道曾孤傲，妩媚如仙迎八方。

(指导教师：陈丙芹)

当代高中生之“活着”

2023级11班 解意

当代高中生在什么瞬间里“活着”？

“你不是想死，你只是想活得更好。”

1

成绩发下来了，我费力地挤到这饱含期待的人群里，开始从上往下找我的名字。

十三，十四，十五……快二十多了我还没有看见我的名字。很好，不出意外的话出意外了。

我知道化学考场上我盯着一只蜘蛛发呆了半个多小时，也知道自己的物理卷子有多么干净。无所谓，文科生不在乎这些。但当真的看到自己的名字安静地躺在中下游的位置时，我的心还是颤了一下。

我常以“文科生”自居，可这次，就连地理和历史的分数都令人一言难尽，不到预期的分数摆在那里，白纸黑字，衬得我夜夜的背诵与刷过的题都像个笑话。

茫茫然又被挤出了人群，我站在一旁看着一颗颗脑袋时不时发出欢呼或惆怅。“你考

得怎么样啊？”不知道哪个声音问我。“啊，啊……就那样吧。”我说。

眼泪突然就掉了，完全不受我的控制。我连忙抬手去擦，结果眼镜顺势掉到了地上。我蹲下身去，在众人的脚旁摸索我的眼镜，找到时上面已然晕了几滴大大的泪痕，擦出不规则的边际，更显斑驳。

2

又听了一节听不懂的化学课。

去吃晚饭的路上，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高中生还“活着”吗？

朋友，请别误会。我说的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存活，也不是针对你是否还在呼吸。我说的这个“活着”，指的是有精神意义地活着，即你感觉自己活得是否有价值。

晚风模糊了广播的音乐，我依稀辨认出这是一首自己听过的歌，只是从脑海里繁杂的史实与英文单词里寻觅良久也没能找到歌名究竟是什么。算了，不记得就不记得了吧。这

不要紧。

没排到自己想吃的，不要紧。考得不好，不要紧。不知道违反了什么又被扣分了，不要紧。被班主任批评多次，不要紧。晚自习胃又开始痛了，不要紧。回家迎接父母失望的眼神，不要紧。

不要紧，都不要紧。

作业堆成小山，待背诵的课文一篇又一篇，看不懂文字组成的题目，答题思路完全答偏，上学与放学都看不到太阳……

变天了，但我又忘记穿外套了。

——这一切都不要紧。

我在寒风瑟瑟里快速奔回教室，不停地低头看表，一抬头，就撞上了其他同学。

“对不起！”两句道歉异口同声。我与他皆是一愣，随即谁都没再纠结，只是加快了步子。他去高二楼，我去高一楼。

再不快点就又赶不上英语听力了。

不要紧，什么都不要紧。

3

真的不要紧吗？

我再一次失眠了。

明天前两节就是我头疼的数学，今晚睡不着明天数学课必然犯困，犯困我就会听不懂，听不懂我就会落下，落下我就不会做题，不会做题我就会考不好，考不好我就会越来越差，然后我就会高考失败，我就会没有好大学，我就会找不到工作，我就会颠沛流离一辈子。

我就会没有未来。

想到这里我便更睡不着了，在床上翻来覆去。我知道这是恶性循环。

隔壁传来妈妈的呼噜。她为了给我陪读，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很多东西。妈妈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可我给她带来了什么呢？

我只是逼着她一次又一次在我难受的时候早读请假，只是逼着她明白我考不好、我没出息的事实，逼着她无数次目睹我崩溃的情绪，还要全盘接受。

如果我妈妈的生命里从来不曾有我，她是不是会过得轻松快乐许多？

我悄悄地下床，借着月光看清了桌上摆着的裁纸刀。这玩意有多锋利我很清楚，但我

还是拿了起来。

刀尖触碰到皮肤的那一刻，甚至痛感还没传来，我就又放下了刀，默默地躺回了床上，继续失着我的眠。

再多活一会吧。自杀没有保险金，而且妈妈会伤心的。

4

当代高中生，绝大部分都说过“我想死”之类的不积极言论。自己私下里说说也罢，如果被老师家长逮到，免不了又是一顿教育。

无非就是你的思想多么多么自私，多么多么懦弱。逃避现实的都是懦夫，你一定要去当那个懦夫吗？

你看着，不，你看不清你的未来。你茫然地听着他们滔滔不绝的教导，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未来在何方。

你真的想死吗？

不是的。

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想死，因为你甚至还在想象你自认为已经废掉的未来是何种模样。至少你心里还怀揣着一丝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希望，至少你心里还渴望看一眼明天——也许明天会更好？

高中生，你只是不甘心。

不甘心自己就这么泯然在人群里，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输

给过去的自己，不甘心生活中的一切。

因为你想活得更好。

只是因为你想活得更好啊。

所以啊，晚饭时多看一眼日暮吧。

也许是因为食堂旁的日暮很美，也许是因为广播里的歌曲恰好是你最喜欢的一首，也许是因为上课终于没再犯困，也许是因为中午睡得不错，也许是终于会做了某道题，也许是因为喜欢的人和你擦肩而过，也许是因为朋友送的一块饼干，也许是因为老师抽查背诵没抽到你的幸运，也许是因为今晚月亮的形状很合你眼缘，也许是因为妈妈做的排骨很好吃。

也许是因为你自己的笑容很漂亮。

你的人生不一定完美，但它一定在未来美好着，等待着你去拥抱。

所以高中生在这些瞬间里“活着”，高中生在这些瞬间里感受着“青春”，高中生在这些瞬间里呐喊着，肆意着，享受这几秒的，独属于你的时光。

5

请活下去吧。我对你说。

那就活下去吧。你对自己说。

所以活下去吧。

你还有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的可能，高考并不能决定一切，一切都还没有注定。

烂泥一样的生活对你扇动

翅膀，于是一场风暴就要降临。

狂风怒吼，大雨滂沱，而你仰起脸——一张倔强的，坚定的，年轻的脸。

雨水滴滴答答打在你的脸上，划过你的下颌，再消失进衣服。

但你无所畏惧。

你抬脚走进这场风暴的中央。

“因为你相信，鲜花会挂满枝头，而蓝天终将降临。”

夜 星

2022级34班 孙启航

很喜欢看夜星。

夜星总是能给人一种安静的力量，像一双手轻抚人们的心灵。每当我感到烦闷，抬起头，透过窗，看窗外隐藏在树叶后面的点点星光，心中就仿佛有莫大的安慰，星空就像一颗定心丸，让我烦躁的内心平静和安静下来。

作为一名住宿生，每天最开心的事就是晚上一个人回宿舍时走到操场中央，抬头环视天空，寻找着，注视着一颗又一颗的夜星。每逢望日前后还能看到圆月。圆月与繁星相互映衬，不分主次。常听人说星是月的点缀。我一直不太赞同这句话。星与月应该是平等的，相互辉映。再多的星也盖不住月辉，也总有一些星是月光遮

不住的。

我常常感觉夜星是善解人意的，它们是很好的倾听者。当你倾诉烦恼时，它们默默地听着，默默地安慰你。它们发出的光洒在身上，照亮内心，驱散脸上的愁云。它们的光照在路上，点明方向，指引前行。这星光虽然微弱，虽然不如月光那么强烈，却带着星特有的温柔，让人感到舒适和安心。

夜星也常常引起我的遐想：“我们现在眼中的星，是几年前的星。而现在的星，则需要几年后才能被看见。”这算不算一种无常呢？

星与月一样，它们既在现在望着我们，又在过去望着古人。它们倾听着我们，同样也倾听着古人。月有阴晴圆缺，

可星没有，它们就在那，无声无息，若隐若现地陪伴着我们成长，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

寂静无声的星一直注视着我。我也注视着它，在我们对视的那一刻，它是我的。在我眼和星之间反射的光，跨过万里，像一座桥，将我和星联系在一起。我和星在桥上，进行着独属于我们的会晤。而有了这次会晤。那颗星也成为了对我而言具有特殊意义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我唱着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星光混着月光，洒在我走的路上。

十分明亮。

前路漫漫亦灿灿

——关于“成长”的采访录

2021级15班 迟耿

适逢双十一是我农历的成年日，晚上闲暇之余，观看了一部纪录片，感慨颇深，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采访了一些同学，并对纪录片部分内容做了摘录。（以下Q为问题，带有名字简称为回答）

Q：你觉得多大算长大？

欣（17岁）：我觉得是父母去世。因为在父母面前你可以永远是一个小孩子，但父母去世后就没有人再把你当小孩子了。而这是外界的压力迫使你必须长大。如果是主动的话，那我觉得是一个人他有能力去承担家族责任，去支撑起整个家的时候。

小朋友（7岁）：我觉得是二十岁，因为哥哥十九岁就已经长那么高了，那20岁会更大。

严（19岁）：就我个人经历来讲的话，应该是十五、六岁。当时外界的压力对于我而言会使我暴风成长。

老爷爷（82岁）：我觉得是四五十岁。因为在此之前，年轻人都太冲动了，考虑事情

不会那么的全面。而成熟之后，考虑事情会更加全面。其实人老了以后，才会发现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Q：你想长大吗？

小朋友：不想。我想回到幼儿园，因为幼儿园没有作业。

严：不想，我觉得没有人会想长大吧。小时候的话考虑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我在小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体育课，可以肆无忌惮地踢球。

当这个问题我问我师父时，她很快地摇头说不想。但当我问起她原因时，她却沉默了。她说：“让我想想。”而后两节课过去，她依旧没有答案。“可能有的事情就是没有原因吧。”她冲我笑了笑，其实我是赞同的。这或许是她对这个问题的另外一种思考吧。

Q：哪一瞬间你觉得自己长大了？

严：其实长大不是一个身体过程，是一个心理过程。我的话应该还是刚到十五、六岁那个时候（2017年）。

嘉（21岁）：那应该是

2017年，就“台风蜕变之战”的时候。当时因为年纪还小，就意识到了其实外界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想的那样。我觉得变化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虽然我也不知道具体哪变了，现在就慢慢意识到，很多不想要的包袱，你是可以放下的。

最后这个问题，我在赶公交的时候抛给了我的妈妈。她想了一会儿说应该是她独自一个人来东营打拼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那时东营还是一片芦苇荡。随后，她又把这个问题还给我了：“那你呢？哪个时候你觉得长大了？”

我刚想说是成年的时候，但话到嘴边，我却咽了回去，因为我脑海中有了另一个答案：

“是我忍住没哭的那个晚上，”我咬了咬牙，忘记那是封校的哪一天了，只知道那天很冷，肚子异常地痛，想家的思念和外界的压力堆在我心中却没人诉说，我也不能打电话，因为“报喜不报忧”。当时我真的很想哭，但或许是骨子里

的犟劲，我不想让别人看不起我。现在想来，真的蛮佩服当时的自己。

妈妈听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许久未言。

直到上车前，她才嘱咐我一句：“过去了就都过去了，不念过往。”

“不畏将来。”我笑着冲她应了一句，她也放心地笑了，冲我挥了挥手。

或许成长给每个人烙下的印记都不一样，每个人前进的方向也大相径庭。但路要朝前走，人往未来看，有些瞬间即永恒。过去只适合回忆，不适

合重来。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抬头，前路漫漫亦灿灿。

愿每一个小朋友都能长成勇敢的大人。🌟

（注：部分内容摘自纪录片《光辉岁月——“此去”》下篇）

技 艺

2023级33班 周星宇

巷口旁有位老大叔，爱坐在破旧的皮革箱上修鞋。街坊们叫他高先生，一是他姓高，二是肯定他精湛的技术。

高先生极瘦，胳膊活像一层皮裹住了骨头一般，松松垮垮的短衫挂在身上，透出空荡荡的一片。手心覆着一层姜黄色的茧，指甲修得齐齐整整。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当他盯着一双待修的皮鞋的时候，就像在眺望静谧夜色下的山群，目光纯粹平和。他低下头，在手边的小盒中摸索了几下，拿出一支鞋针。两条腿叉开，胳膊肘压在大腿上，手举着鞋，眯着眼凑近观察着。忽然，他上扬了嘴角，轻轻掰开鞋边的裂缝，探进一根鞋针，细细地左右移动。针好像插进了什么，发出一声撕裂。他旁若无人地

点点头，眉头皱起，若有所思。

“啊！对！”他猛地松开抓住鞋的手，拍了下大腿。随后喜滋滋地从箱中掏出了一根长长的尺，照着鞋比划了几下，便伏在桌上，紧紧盯着鞋，一手压住尺，一手用刀慢慢割下一片软皮。

早秋的风带上了寒意，夹着一丛落叶在半空中不甚优雅地飞翔着。高先生的额头渗出几滴汗珠，沿着脸庞滴落在衣襟上，晕染开一片圆弧。他未察觉到，依旧有条不紊地修理着。鞋上散出飞屑，飘飘地落在板上。我伸手拂掉灰尘，目光不经意地落在一旁的书本上，一瞥：《鞋皮的修复》。再转头细细地看了看被修复的鞋面，鞋皮安然地舒展着，纹理清晰地蔓延，与边沿贴合，

包过浆的深棕色微微硬凸。

“这么好的技术还看指导书啊。”我嘟囔着，随手翻了几页。入目的是通篇密密麻麻的小字，挤在一起，眼前好像出现了高先生夜里翻阅学习后认真做下批注的场景，那只拿惯了鞋针的手轻轻翻过一页，刮过老茧发出“沙”的一声。一声轻笑打断了我的想象，“这有什么好看的。”他像是不好意思般，搔了搔后脑勺，“喏，你的鞋好了。”“为什么还要看这种书呢，你的技术不是已经很好了么？”我扁扁嘴，仰起头，有些纳闷。

他似乎很惊异我的问题，愣了愣，像沉思了一会儿。“我想是因为这条路总比我走过的长。”

“哪条路？”

“那条学艺之路。”🌟



良辰虚设

2019级 常安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二零二三年春节前夕，疫情全面解封，我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像很久以前那样。

从东营市到聊城市，全长三百千米，驾车大约要四个小时，在阳光明媚的早上，我们一家慢悠悠地出发了。

我四岁来到东营这座油城，熟悉它的每寸土地，也理所当然地接受着这座城市带给我的归属感。是的，我喜欢这座贫瘠土地上拔地而起的抽油机，也愿意在这里渡过漫长的时光，到阳光老去，到月色凋零。但是，我无法忽视聊城那座古城与我血脉上的共振，也无法忘记它曾经带给我的快乐的童年时光。我依旧记得，新年时候和表哥表弟爬上房梁放鞭炮，我也记得，坐在姥爷骑人的自行车后座去赶大集。在

村头那棵老榆树下乘凉，在漫野的麦田奔跑，风有多远，我有多自由。

四小时行程结束，我如愿抵达村庄。和记忆里的不同，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似乎亘古不变地湮藏在村庄布满尘土的空气里，由阳光雕刻，任大雨侵蚀，春天来时微风舞动，冬天来时大雪埋藏，老屋不变，野草丛生。看着眼前和我记忆不大一致的风景，我有些诧异，觉得它不该是这样，但似乎它就是这样。

过往的回忆里，掺杂着我儿时天真的欢喜。因此我不会厌弃破旧的门扉，歪扭的枣树，野草丛生的庭院和寒冷的气温。但当我再次看到苍老的门扉，伤痕累累的旧锁，却很真实地感受到现在与过去的那种割裂感，我再没法像小时候那样。

翌日，父亲带我去祭祖。绕过村庄的池塘，到达村庄后面的田地。那里是种玉米的地方，有大片空旷的土地，在冬

天显得格外寒冷，透着浓浓的寂寞的气息。父亲说，这里埋葬着我的太爷爷。鞭炮点燃，冲上天空，在淡灰色的天中炸响，透着黄色的光和滚滚白烟。父亲说，这可以把祖先们唤醒。我们磕头，洒酒。淡黄色的烟消散在冷寂的晚风里，向天空诉说着铭记。

回屋的路上，我看着人烟稀少的街道，注意到似乎很少有人家再点起红灯笼。寒冷的冬风吹到我脸上，带走那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我突然想起了那久远的回忆，关于老旧的长街，绚烂的烟火，院门的红灯，它们一并组成了我关于新年的回忆，在脑海中循环往复，经久不消。

我想，这也许就是怀念吧，一种现在进行时，从珍贵的记忆产生的那天开始，怀念便渗入未来的每次叹息。

（常安，实名郭一诺，现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

一张纸

2021级1班 乙醇犬

这是一张纸。它与众多的兄弟姐妹被一同装订在这本书上，虽然外观大致相同，但只有它是个例外。

别的纸都称得上是文章，是作品，你在它们的身上浏览到了许多或是滑稽喜剧，或是爱恨情仇……你的大脑在因为那些文章高速运转，你的情绪在因为那些文章跌宕起伏，那或许是很棒的体验。然而在这张纸的面前，无论是刚才的大脑还是情绪，都在此刻停滞了，就如时间被按了暂停键。

现在你这么看着它，因为光路是可逆的，它也这么看看你。

你困惑地看着它，它也困惑地看着你，你困惑为什么会看到它，它困惑你为什么因看到它而困惑。你与纸突然散发出了名为“尴尬”的气体。

“为什么要在这里停下？”这像是一句对悲惨现实的抱怨。

“我难道不是一篇文章？”这像是一句对不公命运的质问。

它感受不到你阅读其它文章时的那份投入，它认为这是一种无理由的歧视，但它除了能在你不小心时划破你的手指外什么也做不到，它只是一张纸。

不是别人的问题，便是自己的问题，

但自己和其它纸都是从同一个造纸厂出来的，又是被一同装订在一起的，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它少了一个理由。

“是可憎的印刷机！”但机器只奉命办事，它又沉默了。

它将自己与前后两篇文章对比了半天后，终于发现了事件的真相——它们的内容完全就是两类东西，八竿子打不着的那种。

内容来自于作者，而作者的名字就印在上面。

它的恨火流向了那个印刷体笔名，正是这个家伙打破了它的平凡纸生，让它受尽了冷落与讥讽，而不能与其它纸相融于一书中。

它决心要让那无聊的家伙付出代价，但笔名一天就可以换几十个，它连该划破谁的手

指都不知道。

此时的你和它都认为笔者是个大恶人。

但绝望与无奈已经迫使纸合上双眼停止了思考，因为它只是张纸，什么也做不到。

世界在此刻显得如此安静，听不见半点声响，如同无声的真空宇宙般，广阔而寂寥。

但纸似乎又发现了什么，它重新睁开眼看向你，你依旧这么看着它。

纸发现你已经看到了这里，像细品前几篇文章般。

它感受到了你的感情，你的真挚与投入，你与它的那份共情，像是一位陪它走完了最后一段路的血脉相连的家人。

此刻它不只是一张纸了，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样。它突然意识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原来，只要是它承载的文字，组合在一起便具有了生命与感情。

纸决定，用真诚拥抱你的真诚。

纸感谢你那颗平等博爱的
心。🌟

高歌

2021级23班 孙翊轩

盛夏。

我坐在马路边的长椅上，阳光从树荫里面洒下来，照得暖洋洋的，身后的树上藏着几只知了，我闭上眼听，不觉得烦，夏天本该这样。

睁开眼，眼前是飞驰的车流，马路边的绿化带像是一个很安全的屏障，将我与纷杂的世界隔离开。我慵懒地伸了个懒腰，看着路对面陷入回忆。

“初中，我也是每天都在走这条路吧。”我喃喃道。

是吧，当初的记忆已经接近消失了，我刚刚记起来这条路在初中的确是常走的，又记起了这里的人们，这里的事，好多平常刻意也想不起的事情，此刻却来得如此自然。

我起身走向不远处的一个小区，这里是我初中时住的房子。一切都还如初，还有几个认识的邻居可以打个招呼，那条小路还是那条小路，那棵树依旧歪着脖子，夏天该开的花一样不少，一样暖洋洋的空气一样的蝉鸣，唯有格格不入的——我。

我又坐下，抱怨回忆总是溜得这么快。如今我对自己的认识已经不同了，不再是那个

无忧无虑的初中生，当年走在这条路上，坐在这个长椅上的仿佛是另外一个陌生人。当年我思考事物的方式和角度在现在好像已经发生了绝大的改变，这片景色才变得熟悉而陌生。

我便开始思考，思考我当时是如何对待这些事物的，而我现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回忆的。我开始叩问我自己，我会因为现在的世界观发生改变，看待原来的事情发生变化，和曾经的自己无法和解吗？抑或是因为有些回忆早已消散，是否也会对曾经的自己抱有惭愧呢？

想了想，都有，但是并不浓。

也罢，一个人在某个阶段对自己和世界所形成的认识往往是度过之后很久才构建起来的，但这只是一种广度的建立，可能并不客观，也绝对不是最终稿。

在我看来认识有三个方面，深度、广度与高度。而现在，就是这个忘掉了往事的我就，就是这个忘掉了往事的我就，就缺乏深度，因此深度把我的人生拉成了一个平滑的碎片。而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份广度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随时间增长的思想的高度把这张拼图不断打碎重组。

但是无论如何它们都还是一片贫瘠的废土吧，我这样想，因为深度总还是，总还是找不回来了。

我是讨厌这种变化中不确定的事物的。我知道这一切以塑造人的思维为核心的东西随着时间也许都会变得更好，却不能预期何时和程度，还知道一定做不到最好，这时间确实是有些折磨人的。

不过这盛夏的景致，实在不能让我觉得时间是多么残忍的东西。它好像很温柔地吹过我的岁月，带走我的幼稚。

昨日的我，永远被定格在了曾经的那个夏天。而今天的我，亲手在这个盛夏的此时此刻杀死了悲观的我，这何尝不是一种高度的进阶呢。

于是我便开始高歌，不是言语上的高歌——是一种精神意义上，对事物最高的褒奖和赞颂。

我高歌触之可得入手即化的阳光，高歌绿树成荫蝉鸣声的盛夏，高歌残忍而又温柔的时间，高歌这市井生活而又旷绝宏大的人间。

任世事如何，我且高歌。



世间安得两全法

——许嵩“入世”有感

2022级21班 刘姝睿

“嘿，知道吗，许嵩最近又火了以后，某场音乐节上唱了三首歌，演出费有一百多万！”熟悉的名字撞入耳膜，当这番话语中的形象与心中长久以来的形象交锋、碰撞、直至融合，我不禁感到一阵眩晕——那颗长久熠于玄夜中的天星，终究也跌入凡尘。

初见许嵩，冰河融冻。2018年的春天，随着《有何不可》被填词翻唱，我第一次注意到了这位号称“80后回忆”的歌手。当时不解，外貌平平的他，何以引得众多“大人”驻足、倾倒，为他据理力争。后来，随着了解深入，我才亦沦陷于他的超世之品、绝世之才。他可随笔流出“转世燕，还故塔，为君衔得二月花”，这般惊艳风月之言，也写得出“站在山顶就要懂得鼓掌”，这般骇世之语。他说，我的歌，不需要传唱度有多高，懂的人自然懂，有寥寥几知音便足矣。

他恍若仙人，超然物外而俯瞰人世。他的歌曲从不收费，收益微薄亦无怨无悔。他如天地间一方净土，念之聆之，便觉心安。

然而，理想之境的美好拦不住现实的一地鸡毛。许嵩调美词佳、收听不广的一首首原创，成了下三流“音乐人”眼里的绝佳“羊毛”，这些年来抄袭曲可谓不胜枚举。虽然，许嵩本人本着佛性态度表示“蚊子叮了你一口，你不能去叮蚊子一口”，可作为听众的我们仍觉割肉般心痛、踩屎般恶心。因与许嵩合唱《素颜》而成名的何某，多年后却公然称他“太老太穷”。当我兴致勃勃跟同龄朋友谈起许嵩，得到的反应永远是“哦，唱‘天空好像下雨’的那个？”和“你咋会喜欢那种老男人？”那时，除了偶尔在杂志上出现的“怀念QQ音乐三巨头”的文章，这个不理俗世的歌手与他的才

华几乎被世界遗忘了……

直到那天看到他上了某档音乐类的新闻。接着一切都变了。先是他对选手作出的文采卓越的评论上了热搜，人们开始怀念他们青春男神的同时，注意到这个曾经的“杀马特歌手”竟如冻龄般越老越帅。紧接着，让所有粉丝大跌眼镜的是，成名十几年始终零绯闻的他，竟在这个最需要热度的时候，恰逢其时地，与比他小15岁的综艺女主持人谈起了恋爱。于是乎，一时话题爆满、热度无双。“许嵩”这个名字，以他曾经最不屑一顾的方式，重回了大众视野。然后，通稿多了，邀约多了。甚至于春晚的舞台，也向他发出了邀请函。有一天，我打开听歌软件，发现那些长久以来静谧地躺在歌单里的歌，首首被署上“VIP可听”。

若由此使他的才华重见天日，倒也算好事一桩。然而，

我并未等到他的歌词出现在词条、论坛或身边人口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修后的综艺献唱照、一句句空洞的对“逆生长男神”的感叹。而向来歌、词、曲、唱、录独揽的他，日益频繁地出现在了影视、OST演唱者栏目中，配着不合他音色的他人的作品，听起来生涩

而别扭。

如今，大家都说，许嵩终于成功了，事业爱情双丰收。而只有我感到，他失败了，败光了他身上最珍贵的东西。要面包还是小提琴，是独吟《陋室铭》，还是在宫殿里与那些曾批判过的“贵人”沆瀣一气，如今看来，当真是世间最难的

选择。我不知是因现实的担子太过沉重以至于对名利的欲望终破茧而出，还是娱乐圈的淤泥太过顽劣。我只看到，那朵举世无双的莲，正自甘缓慢而无音地褪去光泽；伊人所植的那片菊园，正无可挽回地走向衰退。一派荒凉!

(指导老师：谢鹏娟)

但求心安

2021级32班 李忠毅



很多次，我都会想，这本上百万字，写尽明朝二百多年的书该用什么结尾，一段壮阔的山河之歌？一棵枯寂的歪脖子树？还是尘归尘土归土的感叹？

都不是，是一个普通人。

结尾处他写道：“做你想做的事。”像是泄了口气，挥去了唐伯虎庵中带着酒香的桃花；又像是顿了顿足，褪去了二百多年的金戈铁马。

像是奔向风车的傻子，像是不断推着巨石的囚徒。

多简单的一句话，简单得不需要去解释什么，可有几个

人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没有选择地来到世上，做着大家都在做的事，在忙于温饱与生活中又匆匆打发了引以为傲的年华，把自己折磨得遍体鳞伤，却又在某个瞬间怅然若失。

那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度过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一生。

自己喜欢的人生，是在木桶里晒太阳的老人，是隐在箕山的许由，是“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是“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王阳明。不是附庸风雅，不是声色犬马，只是求得心安。

“但求心安”，让当年明月在无人问津的三个月依旧坚持，也让他在火爆的情况下停耕十几年。若问原因，想必很简单，他在无数种选择中，找到了最让自己自由而舒心的一种。

求得心安，不计较功名得失，不计较他人非议，选择一种不一定让别人喜欢，却让自己喜欢的人生。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吾心安处是吾乡。

(指导老师：高明媚)

一班胡总二三事

2022级1班 流光

中午，宿舍（食堂）。

一群人坐在床上、椅子上大快朵颐。（这是能说的吗?!?) 在宿舍的木门里，是个与外隔绝的世界，况且这个点查寝老师也不会出现在门外。

我们自得其乐，未发现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双眼睛。我不经意间抬头看了一眼：确认过眼神，是我最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人。

真的被吓到了，手中那块吃了一半的鸡排也在我手抖时蹦到垃圾桶里，我本能地想把东西藏起来，手中却什么都没有。大家的反应大同小异，宁静祥和的氛围瞬间被打破。“你们这是在宿舍吃饭呢？”老师问道。我们一群阳光开朗大男孩瞬间羞涩。

结果的结果是老师反向收取过路费。有备而来，“满载”而归。

这位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胡总，市一中顶尖数学老师，温柔、和蔼可亲（绝大部分时间）、循循善诱。但如果

你的脚趾超过了循规蹈矩的界线，她就会轻轻地揪住你的耳朵，重重地拍着你的后背，对你进行思想指导，并没收作案工具（如果有的话）。

作为一名优秀的数学人，胡总对我们的数学自然备加关注，这点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我和像我一样的数学困难户。胡总的话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催人奋进，激励我们继续前行——“你在大理实验班，还是一个数学班主任的班里”“这些作业我早就给你们布置下去了，跟你们说了要做，留了充足的时间”。因此，就算是作业再多，难度再大，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因为没人敢不全力以赴）。

买东西特别是不该有的东西，最好中午买，因为早晚会被抓。

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一班的一种现象：每当你走进教室，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或身上有什么地方鼓起来一块，那么就会出问题。众所周知，胡总吃过的盐比我们吃过的饭都多，

所以当你以为胡总没有看见的时候，那么她只是不想跟你玩而已。然而，当她真正愿意和你玩的时候，你就等着大难临头吧。有一次我们班有一个同学晚上买了东西带回教室，东西还抓在他手里他就急急忙忙地冲进来了，只是和胡总打了个照面，他的东西就充公了。

“老师你不是说……”“我胡艳芬说话不算数你不知道吗？”可怜的孩子。

不要越过界限或试图越过界限，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她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有些同学在“干坏事”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周围看看，但当他们的目光和老师的对上时，正义的光就会打到他们脸上。

如果真的有哪个不行的孩子违了纪，那他就要做出一些行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闭上眼睛猜一猜。

揭晓答案：复习数学。这答案看似无厘头，其中却都是血和泪的教训。她会在事发后的第一节数学课上提问你8、



12、16、22 题中的一个，或是让你对下课后题答案，对答如流是你的本分，如果回答不上来，那你将迅速成为全班焦点，全班人都在聆听你的违纪事迹，并看向你；你也将聆听老师对你的教诲，并以站着的方式打起精神。经尝试，效果拔群……

即使她这么严厉，甚至有点令人害怕，高一末的“老师满意度调查表”上，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让她留下，回头来还检查了几遍，为什么？

是因为日久生情，还是害怕告别？或许最可能的原因是胡总用那份认真与负责，那份坚守与执着，还有那份不易察觉的温柔，打动了我和一班的每一位学生。

只要她有空，她就会在课间来班里转一圈；上自习课时，她会捡起地上的纸片；在天气转凉时，她会提醒我们多加衣物……

对于学生来说，老师便是他们的唯一。对于老师来说，你是他的几十分之一，但他们

会用几十个百分百去迎接每一位学生。

严厉而又温柔，这就是胡总。

后记：没办法，印象真是太深刻了，深刻到你不把它写出来就有些难受的地步。另外，胡老师有时也会翻翻《弘毅》，拿她之前学生的文章来敲打我们。（这能忍？）再者是最近的脑子也好使些，想到了很多东西，有感而发，就有了这篇文章。🌟

高三求生笔记

2021 级 34 班 茶天空

距离上次动笔，已恍惚是上辈子的事了。

高二的我沉迷羽毛球，在全校多个场地留下了价值 13 元一只的羽毛球，沉迷抓鱼摸虾，在隐密之处潜伏着捕获麻雀并一不小心在班里放飞了；沉迷坐在窗外吹冷风，然后在年级大群被通报。荒唐事干了个遍，大概真可以改名叫“赵离奇”了。

进入高三，我悬崖勒马，及时开始自救运动。但众所周知，自救不彻底只会像洋务运

动一样——主观目的与客观实际相背离。于是乎，我的高三求生记，开始了。

一、没有考过主观题三分的文科生不是好文科生

说起当年选学政治，那真是万幸中的不幸，不幸中的大不幸。当六个副科同时向我招手时，却不幸与最厌恶的政治学科撞了个满怀。

“究竟什么当什么的必由之路不行？凭什么材料不体现 C 选项？什么是全过程人民

民主？”很好，不出意外，政治这一科又是倒数。在连续把“全过程人民民主”简化为“全民民主”“地方立法机关”等同于“地方立法权”后，我终于在政治上取得了质的飞跃。

“我就错一个！耶！”世界为我倾倒。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已经将自己划归为第一的行列，静静等待佳绩。在我可爱的政治老师激情念成绩时，我却始终听不到自己的名字，难道是没贴条形码？啊？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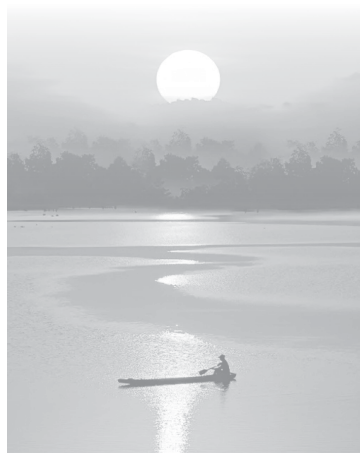
在生命的 长河上

2021级21班 逸真

人世间熙来攘往
在生命的长河上
谁能伴在我身旁
如果没有一个渡口向我开放
那就自己造船与桨
驶向远方

放纵地远行吧
不要怕别人说你狂妄
你的船桨
应在生命的洪流中激荡
又怎能去忌惮眼前的骇浪
谁的人生
容不下一激昂扬

(指导教师：陈丙芹)



分? ……原来是大题得了3分。啊,那没事了。

二、三大爱好,吃东西,上厕所,写数学

前两个是自然的生理现象,不加赘述。而写数学却值得仔细介绍一下。由于假期交作业用同一张图交了30天,我光荣地成为了数学课代表,用珍姐原话是:这你就不敢不交作业了吧,哼哼。

荣幸至极。

其实除了几何,我对数学还是有几分热爱的。尽管阴差阳错成为了文科生,我仍然对数学保持着孤注一掷的奋斗。哪怕收效甚微。

“一个函数导上五次,它没事吧?”怒骂是常态,平和是病态。在第一百次求导后,我选择用洛必达法则。当上方趋近于正无穷,下方趋近于零,然后,把图像画出来,易如反掌。

什么?又错了?X求导又写了个X,我是当代数学大师。

三、语文课可以写完所有作业,但是要站着写

初中罚站,我怒了;高一罚站,我忍了;高二罚站,我笑了;高三罚站,我习惯了。被初中、高中累计三波同学封为“站神”后,我想,我早已

爱上了这份“荣誉”。

那肯定不是真的。因为我站一天,根本停不下来。

就像语文课,我为了写完数学导数三,又一次站了起来。第一张导数三写完丢了,第二张被传着借鉴失踪了,现在第三张正在语文老师手心中皱缩。终于可以写第四遍了,高兴得我四处飞。

四、结语

离谱之人也有好运。由于收心考试的离谱成绩,我荣幸取得了进步之星的佳绩。可歌可泣之余,更多的是无奈。

大概像一遍又一遍做错的历史题,一次又一次擦肩而过的人,无数的遗憾之中诞生了我。我胆小又固执,却一遍遍探寻着远方的路。

大概像一次说不出口的告白,一张找不到的草稿纸,我们都是遗憾的子民,却始终会向前。

不求什么结果,甚至不求有所回报,最重要的是没有辜负,其次才是成败。

最后二百天,错过的已不可挽回,唯有“来者之可追”。

高考录取榜上,我希望和你的名字并排。🌙

威风锣鼓社

2022级 35班 匿名

说来惭愧，早在春游时我就决定为锣鼓社写篇文章，却一直拖到八百年后的今天。本想一拖到底不再落笔，孰料被赵老师的一杯奶茶唤醒了良知。唉，写罢！

高一误入虎龙潭

威风锣鼓社传承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胜鼓”，由陈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程先生一手教导。我本是怀着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志向加入的锣鼓社，没想到竟是踏入了虎龙潭。

虎龙潭，卧虎藏龙，社员们有着超强的节奏感和一人更比六人强的打击乐技术，令我

一介凡人自叹弗如。

我对民间打击乐队的了解不深，唯一的接触便是村里嫁女娶媳时的演奏团。我家里亲戚多，我短短十六年人生参与了几十场婚礼。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我在婚庆音乐的熏陶下，还能整几段节奏。或许是我在简历中写了“打过婚庆用鼓”几个字，锣鼓社把我录取了。但令我没想到的是，得胜鼓的谱子比婚庆用的长一倍，也难背得多。

当时和我同组的天赋哥都全谱背诵了，我还只会“咚咚咚”，这让我备受打击，也成为我选了手锣当乐器的重要原因。

子一热就加入了威风锣鼓社这个虎龙潭。

虎龙潭，卧虎藏龙。

懒汉懒学懒铜器

加入锣鼓社，就要学谱子；学谱子，就要背谱子。

当时恁长一谱子我背了好些天，下课都在念叨，搞得我同桌时不时也能冒出一句“呛呛令呛令叮呛”来。好不容易背过了谱，应付了检查，又要学乐器。得胜鼓两大类乐器：鼓和铜器。鼓自不必说，懂的都懂。铜器又分为四种：锣，大镲，小镲和手锣。锣是拿个木头敲个铜盘子，镲是拿两个铜盘子相互敲。

啊，主要原因是我懒，不想记谱子。

高一时期的我，年少无知，嚣张轻狂，脑

得胜鼓两大类乐器，分努力的和摸鱼的。努力型分三种：鼓，锣和大镲。这三种演奏方法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点——必须照着谱打。鼓从头打到尾，锣和大镲劳逸结合地从头打到尾，演奏者处处小心、时时留意，不可打错一个拍，



不能多敲一个响。摸鱼型就大不相同了，它们是打节奏的，分别是小镲和手锣。它们不仅体积小，声音也小，唯一的注意点是演出结束后不能忘记停下。

我这个懒汉就是个打手锣的。打手锣不为别的，就为摸鱼。在别人“那个令呛令呛令叮呛”时，我“当当当当”；别人努力把鼓打出花时，我“当当当当”；别人因谱子千变万化而发愁时，我“当当当当”……

然而，摸鱼是要付出代价的。当别人均有一技傍身时，我只能“当当当当”。照我弟的话来说就是，“出去干婚庆都只能当打杂的”。

痛，真是太痛了。于是我痛定思痛，决心去学小镲。

当然开玩笑的。我也是会打鼓的，毕竟几十场婚礼不是白参加的，我出去干婚庆也肯定不能是搬鼓打杂的那个。

对了，再加一句，锣鼓社现役手锣演奏者只余我一人，很孤单，希望有志向摸鱼的同学可以加入我们！

耳失聪锣鼓演出

诸位看过锣鼓社演出的看官都晓得，鼓声一响，真乃喜

气洋洋，锣鼓喧天。说白了，就是声音大。

我们平时训练在图书馆一间阅览室里，几十号人一齐敲锣打鼓，那声音真不是一般鼓膜能承受的。刚开始训练那几天，单纯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有耳塞这种东西，每回都硬抗，试图挑战人类生理的极限。硬抗的后果就是，听声音时总觉得耳朵上罩了些什么东西，朦朦胧胧地听不清楚。

后来，在天赋哥的倾力推荐下，我发现了耳塞的好。它能有效阻挡绝大部分声音，自此，我的耳朵才得以有片刻喘息。但是，耳塞也有一点不好，就是它挡不住努力型铜器的声音。以前我身边顶多一个努力型，影响不太大。现在不是了，摸鱼的都退了，只余努力型中流砥柱。

所以，在今天的训练中，我再次挑战了一把极限：我周身十个人，前后左右左前右后右前右后全是大镲和锣，铿楞啷啷几遍练习下来，我聋了。这种能听见声音但听不明白的感觉，就好比雾里看花，有不清不白的美感。不开玩笑，我真的需要几个手锣来陪我。

各位也莫因此事而衰减加入锣鼓队的想法，听力衰退只

是偶尔发生，一般戴上耳塞便没有大碍。也正是因此，方显我们威风锣鼓队敬业认真、训练刻苦，简直能被挂到学校路灯上。

图穷匕见搞宣传

图穷匕见了，各位秦始皇们。

我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为宣传威风锣鼓社，是为我社招纳更多人才，虽然过了社团纳新季，但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这个社团，不只和道它万年不变的同一首曲子，也知道我们社员是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当然，初衷如此，现衷非如此。我时隔八百年下笔，是为了赵老师给锣鼓社成员的一杯奶茶。只有参加运动会演出的才有，而我是我班引导员，不能参加，为喝奶茶，我只好发挥余热，写篇文章感动下赵老师。

赵老师，我要一杯芋泥啵啵咩咩好喝到跺脚脚奶绿。谢谢。

P.S. 如果点不到芋泥啵啵咩咩好喝到跺脚脚奶绿，请点一份益禾堂乌龙烤奶加青稞热，谢谢。🍵

与风共速

2021级22班 云仙

“市一中最大黑恶势力团体！”泊某在操场东侧迎风慢跑时忍不住高呼。与他同行的还有大哥、我、鹏某和另外十几位来自南北各楼层的人们，我们每日晚饭时间相约在操场上跑步。其中以大哥为首。

我还记得前几日，大哥跑完八圈，看了一眼表，十六分钟。他略微心算，开口：

“两分钟一圈，标准五分配，最舒适的慢跑节奏。”

“是人吗？”泊某如是问道，喘得跟狗一样。

音乐，体育，美术。最能培养情操的课程。在高三仅余下一周一节的体育，还时不时因为各种事（诸如雨天、考试）被卡掉。因此每当体育课，班里的男生们便一边发出猿类的叫声，一边做出猴子动作，如猴子般迅速窜出。记得一节体育，因为下着微雨，体育老师便要已经将已经窜出来的学生们赶回去。一时我们竟怨气滔天：

“现在下小雨，不代表一会儿雨会变大啊！”

“我看一会儿就停了……”
“我直接造反！斩木为兵……”

于是在众人期望的眼神中，德君大步向前，并与体育老师展开谈判。在德君的据理力争下，学生们重新获得了体育课自由。

确实，音乐与美术并不是多数人的特长，但是运动是天生的本能，它并不需要登峰造极就可以让人感到愉悦。就算你什么也不会，你总不能不会跑步吧？我喜爱跑步带给我的对身体空前的掌控感——你可能无法掌控数学，无法掌控英语，无法掌控眼前发生的一切，你可能有一瞬间感到每一个细枝末节都在向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

那就来跑步吧，放空自己，感受身体的每一次律动，体验每一次心跳。即使当灯光关闭，操场上只余隐约可见的白线和缓慢移动的人影，你忽有一种感觉：你在未知中奔跑，要提防不时闯入你轨迹的人；即使

你在回归教室后仍然要面对糟透了的生活；即使你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依旧不知将何去何从。在跑步时你不会多想，也容不得多想。稍一分神，步伐就会混乱，呼吸就会改变，你会感到尾椎骨一直被忽略的疼痛，会发觉小腿肌肉不止地抖动。

当大部分注意力都被奔跑所占去，你会察觉到一些平日难以感觉到的事物。边缘晕开的影子会忠诚地陪伴你跨过每一步，而你可以通过影子来观察自己的跑步姿势，或许会忽然感到滑稽可笑。如果有人在前方向你破风，你会察觉到他脖颈上细密的汗珠在路灯的照耀下反射出点状的白色光芒，然后你摸了一把自己的，发现自己也一样。这样想着，等你再回过神时，大半圈说不定已经过去了。

也没有多难，尽管不简单，不是吗？

还有最重要的元素——风。
耳边吹过的，脸边刮过的，在这秋日里令红叶落在脚边的，

都是风。风会与汗水混杂在一起，带走积累的炎热；风会默默在身后助力，这时后背的衣物会贴上脊梁，仿若轻柔而又有力的手掌在助你前进。

风也会在前方阻挠，使你不得不将身体前倾以保持平稳。它会勾勒出你的身材，或瘦弱，或肥胖，但不必担心，和你一样的人在操场上比比皆是。只要站在跑道上，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若你在奔跑，忽地感到所有的风消失，热量在身体内止

不住地要溢散出来。

“我还在奔跑呢，怎么会无风呢？”

风只是在与你同行罢了。

与风共速，连风也如同影子一样，陪在你左右了。

虽然累，但大概是最满足的时刻吧。

最后一百米，我依然保持着稳定的速度。

忽然，映照整个操场的灯灭了。为了方便跑步，我摘掉了眼镜，这致使我在这种情况下连原本就明暗不定的白线也

看不清了。下一秒我下意识趁着呼吸间隙说道：

“没戴眼镜看不清，帮我带路！”

前方的人正背向我，我不能听清楚他是否回应，但我隐隐听见他说：“没问题！”

接着，我前方的两人改作并排跑，以方便我前进。

这一刻，虽然无人说话，但我的心灵似乎豁然开朗起来。

此时，灯月相随，风影相伴。🌕

我记录的期中考

2022级 张令爱

考试，考试，总是考试，生活中有没有比考试更有趣的事！又到了每月一次的大型节日——考试。唉，我在心底叹了一口气，以后能不能不联考啊？

语文

材料——科幻，浪漫的未来。三天后出分可一点儿也不浪漫。麦克尤恩的《我这样的机器》，嗯？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怎么还在考语文？别管，

接着做吧，“爱使普通人成为超人”——看来以后要培养对学习深沉的爱了。作文材料怎么只有一行啊？我记得原来好几行啊。“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谈谈你的思考”。哈，我天生反骨，我要批驳不满！写完，我满意地看着作文。优秀，太优秀了，期待结果。

数学

倾斜角？60度啊，这不口算么，等会儿， π 是180度还

是360度？别这样吧？第一题要是错了就直接输在起跑线上了。三分钟后，看着草稿纸上的切点弦方程和题目中要求的点线距，我冷笑一声，“呵，早知是点线距我口算啊，浪费我三分钟！”多选，正方体——建系啊，万能建系，怎么四个选项都对？我回想起老师的话：“数学多选，如果你想全选，就说明你做错了！”我稳了稳神，又倒回去看正方体……我

望着这两道不知道该不该全选的多选题陷入了沉思。十五分钟铃响，还剩四道大题，我叹了口气，早该料到的……哎呀真没时间了！

出考场，一身轻松，冲到二楼的数学办公室，在得知真的有两道多选是全选的那一刻，我裂开了。

物理

闲笔在草稿纸上演算着，然后看着选项陷入沉思，为什么我算得的答案选项里没有？冷静，张友友你要冷静。又一路做到解答，看到第一道大题的时候，我无语凝噎，证明……我是大理生诶喂，我挥笔写下一行大字：“因为该模型是弹簧振子，所以它做简谐运动。”我挑挑眉，满意地看着那行大字。

英语

好困，真的好困。阅读理解只能阅读无法理解，七选五找不到关键语句，唯有一手标准的衡水体作文哪怕全是简单句也会拿一等以上的分数。这个孩子要参加万圣节，装扮服装碰衫了，要改造……写就完了，细节确实是一知半解，但好在主旨内容识别正确。

化学

反应原理，考前班主任曾

说，你们要是不学，干脆选择全填C。考场上的我脑海里回想起这句话，耳边单曲循环起了《都选C》，“我要的并不在这里，你给的答案没意义”。停!!!有!意!义!人生中的每一步都有意义，我相信现在的努力与准备，都是一种沉淀与积累。

生物

终于最后一场了。材料题仍然长篇大论，实验设计一如既往地得心应手。一直觉得生物是很伟大的学科，它探索了太多太多的奥秘，并让无数的奥秘成为常识，不管是否要面对应试教育，都应该了解这门学科。十年后高中课堂上学的很多知识你也许都不会再用到，但你会一直熟悉糖类、脂肪、蛋白质、抗原、抗体和疫苗。

终于考完了，真的好累。在一次次的考试中逐渐对成绩变得麻木，只是在得知成绩和排名后略略点头表示知晓。曾经恃着优秀积累的自满，在庞杂繁复的高中课程面前不堪一击，不值一提，并且逐渐变成自傲与自负。不敢再去回顾曾经的光

辉了，因为那总会让我认清我此刻的堕落。

难道就这样了吗？难道就这样放弃吗？

我知道我的价值观并不讨喜，但请每个迷茫的你认真看完下面这段话：

还记得570分的分数线吗？没记错的话当时的年级第一不到650吧？差距不足80分。那现在呢？有人百位是6，有人百位是3。别说什么自己只是不想学其实实力很强，那你考年级前100证明给我看。

去学习吧！下个月可就是又一场考试了。

【小剧场】

语文课。黑板上正投影着小题分。

某男生：这谁啊？作文57分？

我内心：哪个二货？下课灭口。

寒鸦：张友，你作文57。



历史是什么

2017级 韩叔彤

《历史是什么》一书为英国作者卡尔所撰写，主要分为“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社会与个人”“历史、科学与道德”“历史中的因果关系”“作为进步的历史”“扩展中的视野”这六个章节，围绕这六个方向对“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既有对前人观点的赞同和进一步拓展，也带有对前人某些观点的否定与质疑，同时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在此基础上加以解释，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其观点，不至在面对众说纷纭的历史观点时感到无所适从。最终提出了“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正如前文中简略地提及的那样，作者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大量运用历史事实、历史结论、文学经典以及现实生活等，例如在第一章中以《斯特雷泽曼的遗产》为例来说明并不是所有的档案等纪实类物品都可以直接成为史料史证的，而是在经过了一系列的加工以后才被呈现在人们或其他历史学家面前的；又比如

在第二章中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来更好地呈现社会与个人的关系。这些论述过程都使得作者卡尔的观点更加地鲜活，同时简洁易懂，既适合对历史学感兴趣但非专业的人群，可以跟随书中作者的论述进一步加深自己对历史的理解，也适合历史学专业学习者去细细品读，形成自己的思考和积累，更加深入地感知历史。

由于著作者卡尔的身份，我们很难将其定义为传统概念上的历史学家，同时理查德也在导言部分中指出卡尔更多的身份是作为一个外交家，他撰写该书时并没有完成向历史学家视角上的转变，他力求采取尽量客观公正的方式去讲述，但是外交家的身份赋予了他其他的思维方式，比如站在外交的立场上，卡尔会更多地把历史当作一种提供政策的指南。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是在卡尔与伯林多次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卡尔不断地反思这些激烈的思想碰撞而著成的，一定程度上也能感受到其思想维度的变化。导言部分更多地展现了卡尔自身的背景资料以及前人对其的认识和评

价，通过这部分对其“外交家”身份与其所探讨的历史的评价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到卡尔的想法以及这些想法产生的原因——卡尔的这种研究视角不能采取纯粹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来看待，其影响很难明晰和定性，依我所见，对长期待在历史学圈子里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创新的尝试。同时值得思考的还有，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其身份是否应该是一名“纯粹”的历史学家——理查德在序言中指出卡尔的认知存在偏见，并且认为卡尔自身也存在偏见，但这两种偏见的概念其实是不尽相同的，卡尔的“偏见”强调最好的历史学家懂得到底用什么来讲述来呈现，这样的过程类似于一种“放大的偏见”，而理查德则觉得卡尔的外交家身份的限制带给了他本身的偏见，但显然这种“偏见”更多地类似于数学上的“误差”，并非由于身份认同而沾染的“偏见”。正如前文提到的“纯粹”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允许这种“误差”的存在——就像卡尔在第三章“历史、科学与道德”中提及的那样，历史

与其相关学科应该保持何种交流的态度，既要有自己的边界感又要有对外交流的区域——非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也有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有被重视的机会，能够为历史学注入新鲜活力。

另外，书里有很多话语让一直在历史学门口徘徊的我感到印象深刻，在面对那些似诗非诗的句子进行思考的过程中，我总觉得历史好像是过去，又不完全是过去，历史学家看得到过去，又看不透过去。在数个卡尔提出质疑和观点的时刻，我也在不断地拷问自己，历史的意义是什么呢，又为什么学习历史呢——捧着这本书的时候，渐渐感知到一点历史的形状，一点历史学家的责任——不只史学家，每个学习历史的人都应该去做一架桥，链接过去与未来，而不是做一个掘土人，努力地填补沟壑。卡尔提到的有关于历史规律和历史概括的话语，会让我忍不住去思考我们究竟应该把历史摆在什么样的地位，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夸大或者过分强调历史的地位呢。在我看来，如果抛开“以史为鉴”这样的话术，无所谓规律和定律，我更希望历史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睿智，懂得如何去辨别、去选择、去运用、去认知。

但是书里最触动我的一直

是第三章里的那句“苦楚是历史本身所固有的”。当我们置身于历史长河，很多个瞬间里我们沉湎于写满了丰功伟绩的红色洪流里，连带着那些染着鲜血透着哭喊声的事实，也不可避免地收获了悲剧色彩以外的“悲壮”，我不知道这个词语是否足够描绘那种战火纷飞里抑或是暗流涌动里的牺牲者，在和现代人回首的目光相撞时，眉目间带给我们的情绪，一种足以让我们饱含热烈感情去凝视的同时，而难以触摸到的其身后所象征着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社会的苦楚——那是一种隐藏在每次胜利、每场和平之间的难以触摸的伤疤。

我时常想着这句话陷入沉思，想到曾经读过的那篇名为《离港来山》的小说，以及柴静多年前出版的那本《看见》里相近的事实——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因为这样一句话，它让我过去几年里反复品读这些相似情节时长久的沉默和哽咽，有了可以被完整表达的机会——苦楚，历史本身带有的苦楚，一个在现代人成功视角下难以被发掘的感情就这样被生生地展露了出来。

《离港来山》写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故事。1997年，对中国人来说无比重要的一年，香港终于回归了祖

国的怀抱，重庆成为了直辖市脱离了四川省，那时候人人都说“好日子就要来了”，那四个男孩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一首苍苍茫茫的《橄榄树》开始的。书里写唱歌的少年，十八岁的面庞纵横不出一棵树的皮相，他不像橄榄树，像剥出的雪白蛋清，像未经历过革命的原生大陆。“未经历过革命的原生大陆”，像带着些许价值判断的比喻句，却又让人讲不出其中一二——改革好吗？经济发展了，好日子在后头赶着人向前，可一样害怕同性恋，一样有人卖儿卖女，一样有人在人生路上逃亡。改革坏吗？梦想好像没那么遥远了，以前指着太平山想过那样的好日子，现在谈不上大富大贵却无需再担心温饱，以前在狭窄的巷子里四处躲藏，在灯红酒绿的地方卖唱，还要忍气吞声，现在剩下那些被取缔的场合灰头土脸地站在原地。书里写“历史解释总是与价值判断连在一起”，可历史又应该尽量避免去做价值判断——就像这个比喻一样，历史会避免用一些带有绝对化倾向的词汇，而选择一些温和却同样充满力量的词语。

我时常在想作者是出于何种目的选择了那样的背景，又是否真的感知过那样一段过往，可是书中每段描写都好像



作者简介：

张箬潇，东营市一中2022届毕业生，现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目前正在为物理化学课程绝赞焦虑中，爱吃爱玩爱闹喜欢去各个角落凑热闹。心怀浪漫宇宙，也珍惜人间日常。

一些互科大学化互生的疯言疯语（外一篇）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张箬潇

关于学校

几天前，在好友的生日贺礼中，我写下一段话：愿你去奔赴一场浪漫的旅行，吹吹海边的风，看看清晨的日出。落笔时，恍然想起，来到威海一年了，曾经幻想的黄昏时的海边漫步，清晨时的一场日出，和海风撞个满怀，和海浪一起呐喊，竟还有许多未曾去体验过。

工科生的生活实在算不上自由与浪漫，但也不至于无趣。威海的夏天不需要空调，靠海的校园也能让我们“说走就走”地看一场落日夕阳；“西

伯利亚既视感”的冬天，雪也可以没过小腿，大雪天互相搀扶着一步一滑地去教学楼，这或许是我们与本部校园最一致的风景。

似乎很多人提起哈工大威海，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工大是在威海设了一个专科吗？这个





（图分别为学校冬天夏天实景）

令人有些哭笑不得的问题从我入学第一天起就一直围绕着我。对此我也是无可奈何地一遍遍耐心解释：哈工大作为一校三区，分别建立在哈尔滨、威海和深圳。这对于山东孩子来说，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威海校区在山东考生的录取上肯定是要给一些优惠的。

威海以山为主，学校自然也建在山上。因此电瓶车是我们最主要的出行方式——问就是自行车真的蹬不动。冬天时，就可以看到有创造力惊人的同学坐着自制雪橇，从山顶一溜烟滑下来——当然，受伤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在哈工大，你可以享受从一月八号到三月三号的“超长寒假”待遇（当然如果你没有考试，12月底就可以回家）。学校的假期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去干自己想做的事情，可真正在学校时，便会感受到“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校训的可怕之处。“为国家培养卓越工程师”的教学理念使我们即便熬过了需要上公共课的大一，也不敢在学业上太过于放肆。都说大学生最害怕的就是“早八”和“挂科”，可比这更可怕的却是“老师不捞”。

关于生活

学校也并非没有精彩的校园生活，大一一年来，我加入了书院和学生会，部门职能的需求让我开始尝试新闻、推送、报账等不曾接触过的技能，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学校官网时，那种自豪感是不言而喻的。而到了大二，自己也做到部长这一步，看到自己培训的部员兴高采烈地翻着学校官网说“我的新闻发表了诶”时，竟也莫名其妙有一点点的小骄傲。

在大学的日子里，虽没混出什么名堂，但也不至于虚度光阴。学校极低的保研率让我放弃了拼命卷的念头（怎么说呢，我们专业保研名额大概只有一两个的样子），所以，在保证自己学分绩不太难看的前提下，我也在努力争取自己想要的。也曾擦边拿到最低档次的奖学金，也曾和团队一起参加比赛并取得不错的名次；拿到过校园诗词大会的冠军，也举起话筒上台演讲。在算不上优秀的日子里，或许我也做到了向阳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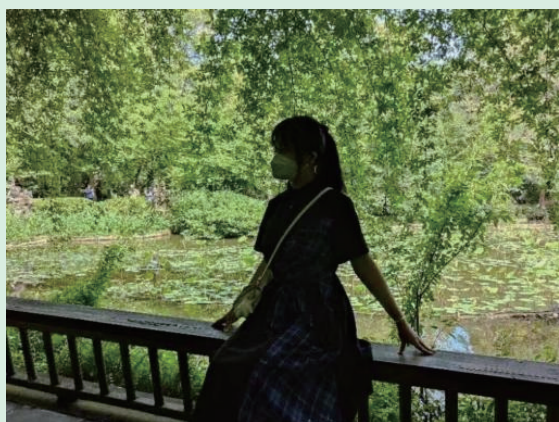
我也在尝试去看看山东以外的天空。今年的我曾凭借“一腔孤勇”，去了很多自己想去



（前排为作者）



（左一为作者）



（作者在成都）



（北京鸟巢演唱会实拍）

的地方，在演唱会上见到了自己耳机里的人，在随便登上的地铁路途中见识了大城市的风光，在灯红酒绿的夹缝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曾经最喜欢窝在家里的我开始相信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也逐渐爱上了一个人旅行的自由。偶然间在书店遇到刘同先生的《一个人就一个人》，书中说，“你有底气去探索和面对世界，才有资格收获世界早已藏好的奖赏。”或许，独自旅行是19岁的我做过的最勇敢的

决定。

关于专业

化工作为“四大天坑”，我现在对此其实还并没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当年选择这个专业也大多是出于自己的特长和喜好。要说最深刻的领悟，那一定是实验课远比我想象的要多，仅仅一个学期，我便有无机、有机、物化、大



(图为有机实验：柠檬烯的提取)

物四种实验。原本和朋友洋洋得意没多少课的我，在面对一个个三个小时起步，以及永远也写不完的实验报告和预习报告时也感觉被狠狠打脸。难怪看着课少，原来是没算上实验的时间啊（哭）。

工科哪能少得了金工实习呢。每周都有那么固定的一整个下午，我都会像从灰里捞出来的，灰头土脸不说，还精疲力尽。焊工车工铸工，刨工钳工铣工，每一个工种都是一场较量——沉重的工具、洗不掉的油污和总是失败的工件非常考验人的体力和心态。这也让我对“不好好学习将来进厂打螺丝”这句话产生了浓重的抗拒和心理阴影。

虽然但是，最后还是想大吼一句：“珍爱生命，远离生化环材！！！！！”

总结

总结似乎是最难写的，我也实在不知道我平淡的大学生活能总结出什么深奥的“人生哲理”来。往日不可谏来日犹可追，这世界上有一千种等待，最好的那一种叫做来日方长。

花落时相遇

2019级 张菁潇

高三的一个午后，我走在从食堂通向教室的路上，一项赶时间的任务却让我放慢了脚步，暖暖的阳光一步步爬上桥来，再洒在我身上。花在这个季节开得特别好，几片花瓣随着我的目光飞舞在面前的大道上。“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正年少，什么都不用做就那样漫不经心地站着，就会走进别人的心底，成为一些人全部的青春。”心中默念起那个名字，我若有若无地扬起嘴角。“嘿，你也一起回教室吗？”我转过身，看到他不知何时站到我身后，顶着那张沐浴在阳光里的笑脸回应我。

我突然想起很多与他有关的记忆，好像一部蒙太奇式的电影。果然，特别的人，连回忆起来，都是带着滤镜的，或许是因为青春这个词本来就带着花香和青草的芬芳，故而站在时光深处，披着岁月清风的少年也自然地有了一种奇怪的属性。岁月催人老，我们终将走进迟暮，沾染柴米油盐，活成市井气息，喋喋不休地一日一日。可是少年不会老去，不会丢失怒马鲜衣，他永远干干净净地活在你的记忆里，你想起来，也会让心跳频率加快，那是属于我们的独家回忆。我突然回过神来，往一旁靠了靠，留出和他并肩的距离，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穿着短袖却套着棉马甲的男孩，我们同时笑了。

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善终，应该说，很少有人会如愿以偿。能和青春里最亮丽的颜色一起共度余生，人生海海，少有少有，我们都不过是大部分人。可你不曾远去，亦不曾离开。

历历在目，破败的山城小屋、拥挤不堪的小巷、歌乐山上日夜跳不停的着红衫的少年、撕心裂肺的哭喊、北上的车票，还有唱《橄榄树》的少年，文学创作放在整个庞大的历史背景下，每个人物都显得如此渺小，带着些许的无措，却又如此真实。现代人读故事似乎很喜欢用“平行时空”来表达美好祝愿，也来表达惋惜，写过评价的读者都在讲希望平行时空的四位少年如愿以偿，为他们努力圆一个圆满的结局，而忽略了很多湮没在历史长河里的故事从来没有平行时空，也没有皆大欢喜。我倒宁愿相信真的四位少年把曾经的快乐和痛楚都一并留在了西南边，他们像是过去的事实，一些在历史学家选择过去的事实作为论证的过程中被遗失的部分——从长期来看可能都无法成为历史事实的部分。像《历史是什么》第一篇章里，我用批注去理解和解释卡尔关于“过去事实和历史事实”的论述一样——如果把过去庞大的事实作为集合A，在经过历史学家1从中筛选以及其他历史学家的引用，最终形成了“历史事实”作为集合B，同样后人以该繁琐的流程继续筛选，进一步形成“历史事实”集合C，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集合是在不断地缩小的，一些过去

的事实失去了成为历史事实的机会，哪怕后来人在利用过程中试图向前追溯，能被还原或者说有机会成为“历史事实”的依然是少量的。虽然小说并不能代替历史，也不能代替事实，但是这篇故事所描述的苦楚会让我觉得，好像不止是那个时代会存在的，又好像是这个时代残留的——乱象有着超出时代的共通，故事也在乱象的包裹中交叠出真实的光辉，带着一种划时代的悲剧色彩。

很多个读着《历史是什么》的瞬间，我会不自觉地想起这篇故事，想起我所处的时代（如果一定要说我所处的时代是“现在”，但正如卡尔所说的那样，现在不过是未来与过去的分界，即使是我生活的最近的当下，也有人被困在了不久的昨天）。在潜意识里，我反而像前文写的那样，希望漫长的上个世纪真的有这样四个男孩，而这篇故事不是什么史料史证，只是漫长岁月里他们留下的一点交代给自己的痕迹。可是回到这个时代，抬头凝视着书架上来自于很多个世纪以前的作品，低头瞥见手机微博热搜上的新闻，我渐渐发觉历史无法被真正地书写下来，它在我们身后炸碎了，碎成无数小小的世界，每一面都朝向不同的未来——我现在的的生活日后将会被同化成这个时代特征

的一部分，而属于我的独特性或许只能于我自己的文字影像中窥见一斑，可这些东西也只是属于我的，过去的事实。新闻里那些也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部分，不知道下个世纪的人们还会不会知道猪肉铺前翩翩起舞的小女孩，还会不会记得那个因为同性恋在学校饱受凌辱的小男孩。

正是因为历史本身所带有的这种苦楚，让我们能够在新纪元大块大块明亮的色彩里捕捉到一丝灰度，让我们能够看到历史从来不是单独的某一种色彩占据主导，而是由多元的颜色所构成的，而一定的灰度始终是历史的底色。这些灰色存在的意义是，在无数个过去与现在交织的瞬间拉扯出的千丝万缕联系里，人们既能看过去，又能看到现在。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那些存在于历史之中的苦楚最终都会压在人的肩上，无可避免却又永远值得被理解——或许是人的共情让那些苦楚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因为苦楚不断地贴近过去，去理解历史中的人物，去感受别时的风貌，然后更好地理解当下，理解当下新的苦楚，如此反复，把苦楚当作历史的底色。

【作者现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



荒野的呼唤

2022级10班 回雨晨

“北疆之北是阿勒泰，她是狂野的梦，她是山间的风。”

在读完李娟的散文之后，这个遥远而神秘的边陲明珠，成为了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向往滴水泉古老的小木屋、可可苏随风荡漾如音乐般的水草；向往看到群羊汇合时为之震动奔腾的大地；向往骑着摩托车穿过春天的荒野，直到嘴唇被吹得干涩开裂。阿勒泰拥有着很宝贵的东西——浮世中人们心底被掩盖的，像荒野一般的生命力。它是清晨草原野花瓣上摇摇欲坠的透明露珠，也是啾剥燃烧的干柴烈火。

把目光投向艾米莉·勃朗特创造的世界“呼啸山庄”，两小无猜的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一起恶作剧，一起受罚诵经，一起偷跑到田庄……凯瑟琳与希斯克里夫之间的爱，带有荒野的泥土气息，他们之所以相

像得难舍难分，正因为他们同为尚未被文明驯化的荒原之子，他们是保持了更多原始人性与情感的人。他们的恋情，与荒原上盛开的紫花与石楠共生，浑然天成、粗犷奔放，顽强地对抗着虚伪的世俗文明。这是人对自然的归复，是天人合一的永恒。正因为这样的刻骨铭心，希斯克里夫穷尽一生的恨与报复，在爱复活的那一刻，骤然消逝。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议题，名为“回到原点”。

诗人食指将其解释为：不断地从原点出发考虑问题，才能不断地矫正发展中自觉不自觉地出现的方向性问题。在遥远闭塞的阿克哈拉，见到烟花的人们都会感到惊喜和幸福。而在城市中的我们，却总是慨叹快乐难寻，常常会困于琐碎的烦心之中，以至于失眠多

梦……这何尝不是一种方向性问题？每日进行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社交，假面微笑常常僵硬地挂在人们的脸上，真实的想法和心事却无法与“朋友”诉说……那么，圈地自牢，困于虚伪情感之囹圄的我们，是否可以靠近原点，从虚与委蛇变得莘莘大端呢？

因为一本地理杂志的吸引，三毛就把自己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土地——撒哈拉沙漠。也是她，在挚爱荷西身葬海底之后，终身不嫁。她可以写出《雨季不再来》这样凄婉的哀歌，也可以用《撒哈拉的故事》来记录狂野的大漠。有人说，她以燃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人生。不论对爱情、旅行，还是对美的追求，都以一种极度热烈的冲锋姿态飞蛾扑火。她被人们称作“人间精灵”，因为她在书里记录的生活是那样洒

进击的鸭子

2021级 荧惑

一

脱梦幻，甚至有些脱离现实，是许许多多人梦寐以求的人生。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变得像她一样勇敢、热烈和真挚，我们也将享受自己最好的人生。

我听见荒野的呼唤，呼唤的是什么呢？是人们被生活中汲汲营营的虚伪浮夸深埋于心底的，最纯真质朴的情感。带着一丝原始的野性，她年轻又苍老。她既热烈而张狂如新生之阳，又如不知何年初照人的江月，见证了人类的情感进化。她不应该被丢弃，不应该被忘记。在情感变得更细腻的同时，我们不要伤春悲秋或拘泥于足下。回头看，看那副古老的热血活躯，沿着古老的激情，沿着古老的真诚，回应，回应她的呼唤，从现在做起，变得诚实、善良，用真挚的心面对每一个朋友、每一个陌生人，让自己变成一个简单又热烈的人。

当皑皑白雪广铺于野的时候，去北疆之北，做一名幸福的志愿者，让山风吹动衣袂猎猎作响，让自己变成“完全干净的黑土块”。喝一杯热奶茶，那里的人们会带你探寻荒野的呼唤。

那是个阴雨的下午，天降水有气无力地打在青绿的叶片上，并不滴落。我回味着上午成功混入物理补课的计划在路上蹦哒，扭头看到了落单的小黄鸭。

长得真快啊，我在内心感慨着，已经这么快就长到独自出门遛弯的时候了（谁会5:40出宿舍蹲路边看鸭子带娃呀）。那家长不在，我身为一中黑恶势力头目荧惑先生，自然要上前去进行校园霸凌，并且事先声明，我并没有什么欺软怕硬的特点，鸭妈妈在我就一起欺负母子俩。

于是我冲了上去，小黄还是太年轻，腿短根本迈不开。我奸笑着蹲在它面前，这傻孩子居然不动了，惊惶地转过黑玻璃似的眼睛珠子。近了才发现它和我家那一只只胖得和球一样的小鸡仔们不同，身上有的部分绒毛稀疏，翅膀也像两个小小的肉尖。我伸手把它抓起来，肚皮朝上，它便缩着脖子，脚掌贴在身上，不敢动的

样子。毛有点扎手，瘦得我一用力就能让它骨折。

很喜欢毛茸茸圆滚滚的小动物。

想把它放到嘴里。

嚼一嚼还会爆汁。

啊，不要误会，我不是变态。

这孩子太瘦。我把它放回地上，它去找它妈妈了。

我回身去上自习。

二

搬家到光远楼以后，时常还要去书店买点文具或资料。我咬着一个饼站在桥上，兴致来了翻身坐在桥梁上看鸭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和小黄作伴的小黑。这个时候它们都长开了些，小黄身上已经换了白毛，仍是一副青少年的样子（为了方便，仍唤其小黄）。小黑像是一个炸了毛的黑球，在浅水区游荡，时不时往深水区试探一下。

我扭头对同学说：“我也想跳到水里，好像很凉快的样子。”



“那你跳吧。”他说。

两只鸭子上了岸，我震惊地看着它们蹦上了比它们高的石头。我从桥梁上跳下来前往书店。

三

高三收心考试结束。天上的云一层层堆叠着，太阳悄悄冒出一个头，柱状的光线立在天上，而又消散。我把饭卡扔在教室里，背着手出门去木桥上遛弯。

那只红头的鸭子身后带着只年轻些的鸭子，理直气壮地占了桥面大半。往来学子们似是认为其“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纷纷对其敬而远之。我熟练上前，懒得与其周旋，伸手就摸。

我真傻，真的。我不单知道如果我与它周旋一会儿可以摸到它并全身而退，我还知道这家伙被惹急了还会咬人的裤脚。那天我笑呵呵地在它正前方伸手想摸两下，谁知它一伸脖子……

我眼中原本对鸭子“你看这傻鸭子真可爱”的“宠溺”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声惨叫：“啊——”

我是不欲写些云里雾里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东西的，但你

若让我明确点出发生了什么又着实让我有点难以下笔，毕竟荧惑先生乃是不名扬一中的闷葫芦作者，而这样的先生出门惹乎鸭子玩被咬了，谁会信呢？

“如果是别人，那我有十分甚至十一分的不信；但如果这种事发生在大名鼎鼎的荧惑先生身上，”他把“大名鼎鼎的荧惑先生”这几个字咬得极为婉转悠扬，听得我忍不住踹了他一脚，“我会觉得习以为常。”

总而言之，我被鸭子咬了，惨叫半天发现它没有丝毫松嘴的意愿，便忍痛把胳膊抽了回来。

好消息是鸭子不至于见了块肉就馋得流口水，坏消息是鸭子可能好久没喝水给我咬见了血。

我泪汪汪地指着鸭子放狠话：“我是你爹！”然后拂袖而去。

拉瓦锡提出了质量守恒定律，“燃素”学说从此成为化学界的历史；爱因斯坦写下的质能守恒方程和杨振宁、李政道发现的宇称不守恒，至今令后人津津乐道。而我在今天要提出的“鸭叫守恒定律”，也必将掀起生物学界的腥风血

雨：

当一个准备挑事的人类和一只凶猛异常的鸭子相遇时，一定会有鸭子的叫声响起；当鸭子闭上嘴时，那么叫声可以以人类身上的咬痕为传递媒介，传递到人类身上。

终于还是为科学献身了，这事高低能发个《Nature》。

四

收心考试后调座位，兵荒马乱之中，我的尺子找不到了，无奈之下只得匆匆吃完早饭去高一那边买一把。（此时高三超市正在维修，买东西只能跑远路）从高一食堂东边的小路穿行时，我又遇到了鸭子。

当然不是那只咬了我的，不然我高低冲过去跟它打一架。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不一定是那个勇者，但我一定是那个挑事者。看着呆头呆脑的小黄，我玩心大起，蹲在路边伸手（和手上一小卷卫生纸）逗它玩。它的脑袋和卫生纸一样一上一下，我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直到那有我指甲盖大的眼珠子盯上了我的胳膊。更巧的是，它盯上的是我被咬过的地方。

这可不行！我捂着被消毒过的伤口起身后退两步，被手

心覆盖的地方仿佛仍在隐隐作痛。它站在草坡上冲我眨巴眼，唉，我知道我长得帅到人神共愤，但我还要买尺子，只得无情拒绝了鸭子的“暗送秋波”，留下一个深藏功与名的背影。

超市人很多，我望洋兴叹，准备打道回府。古有英雄难过美人关，今有荧惑见了鸭子乐不思蜀。鸭颜祸水啊！

好在回教室收拾试卷时尺子从不知哪个夹缝里掉出来了。

五

我的朋友对荧惑先生被鸭子咬了的事件有着极高的评价：“当我在吹牛时，我也就是在吹牛；但当荧惑在吹牛时，是真上去干。”

总而言之，在某个周三阴沉的中午，我前往书店低价收购（云轩书店门口低价出售的正版教师用书和学生用书没什么区别，手快有手慢无啊同学们）了些内卷资料，从木桥上经过时，我看到了那几个白胖的身影。

《曹刿论战》有云：“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敌竭我盈，故克之。”古人行军打仗，鼓舞士气无非几个办法：天子御驾亲征啦、

战功有奖啦，还有某位深受爱戴的将领战死军士们要为他报仇，乃至大过年的士兵们被迫加班心里憋屈就把敌军打得落花流水……我的意思是，我现在要“报仇雪恨”了。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一巴掌打了上去，那只鸭子傻乎乎地看着我，而我冷笑：“呵呵，被打屁股了吧，逆子！”

它们仨被我追到了草坡上，我把物理资料往前递，它们向后缩。

我蹲下身和它们平视，从面包上揪下了一块做了一个斜抛（空气阻力忽略不计）。

那只刚咬了我的鸭子一伸脖子，稳稳接住。

发生了啥？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它嚼面包，又给那两只年轻些的打手势，逗它们过来。终究还是活成了自己最不喜欢的模样，我说出了逢年过节最害怕的一句话：“还记得我吗？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我听到这句话只会低着头握着手机，一边想怎么给对方回话一边唯唯诺诺地扯我妈衣角，暗示她提醒我这是哪个亲戚；但它们是鸭子，满心满眼只有我手中的面包。

同样的斜抛运动（空气阻力忽略不计），不同的结果。

小黄小黑接不住要我亲手喂，没吃两口还要去树根旁的土坑喝两口水。咬了我的儿子吃完了刚刚那一块，屁颠屁颠地过来讨食。越扔越震惊于它对抛体运动巧妙的理解，看到它站在斜坡上把面包甩开时那完美的平抛（面包太大吃不下）运动，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完美接住每一块面包，巧妙地让面包从坡面上做平抛运动时还能落在坡角！我大惊失色，看来今后要尊称其为一声“鸭学长”。在一中潜心钻研力学多年，因而不把区区高考必刷题、加练半小时、一遍过之流放在眼里，与这样平平无奇的高考资料沾边会有损鸭类力学大牛的声望！那脏乎乎的羽毛则是它投身科研、不拘小节的象征！

不愧是鸭子！

六

“科学研究表明，大脑皮层中和暴力有关的区域与和可爱有关的区域离得很近，所以当可爱的区域被过度刺激后，产生暴力情绪是很正常的，”我对同学说，“我不是变态。”

“你最好给我反思一下为什么会看到这种信息。”同学说。



羽毛球这回事

2021级2班 荧惑

一

高三的体育课，每个人都
要报名参加一项球类运动。体
委拿了张活页纸在班里转着挨
个登记时不爱动弹的我冷汗就
已经下来了。当他转到我面前
时，我十分“厚颜无耻”地提
出了“大逆不道”的请求：

“我可以不报吗？”

他很为难地摇了摇头。

还能怎么办，大家都不容
易，那我就配合人家工作呗。
体委说报羽毛球的人太多到
时候可能球拍不够，我就胡乱
报了个排球上去。“无所谓，
反正啥也不想参加，报啥不是
报呢。”我说。

第一节课，在排球队里游
神天外；第二节课，生病请假。

第三节课，我还是不想动
弹。为了浪费时间特地去隔壁
班找英语老师改了篇英语作
文，却发现连大课间的一半都
没能混过去，看来通过在英语
老师那里浪费时间来逃过体育
课是行不通的了。在袖子里揣

着生物遗传必刷题和化学物质
结构高考选择，我走出教学楼，
眯了眯眼。

太阳真好。

诸葛在和教授打羽毛球，
我坐在绿色的草坪上安静地搓
题，着他俩打球有来有回的似
乎挺有意思，我都有点跃跃欲
试。

但我分明记得第一节课前
诸葛说他报的乒乓球。

站在排球队里看四周一圈
人，第一节课时那些嬉皮笑脸
的男生早就跑没影了，看来我
身为一个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分
子，还是很擅长观察社会治安
管理的风吹草动的：

老师查人并没有想象中那
么严。

心动不如行动，老师一下
令让自由练习我便一猫腰溜去
看朋友打羽毛球了。

二

为了避免有人看过下文以
后嘲笑我菜，我要未雨绸缪地

先讲讲我的过去，找理由是也。

我小学一二年级时在学校
里跟老师学过乒乓，三节课下
来颠球不到二十个又得趴在地
上满地找球，买乒乓球纯粹是
后来科学老师说做实验要用的。
后来去踢足球，守门时队
友太强全场下来连球的影子都
没见过，后卫倒是勉强可以吹
两句，可惜到如今脑海里只记
得飞来的足球砸断了眼镜腿鲜
血流了半张脸的阴影（呜呜呜
本帅哥破相了）。至于篮球，
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
在篮球场旁一边遛弯一边摇头
晃脑地背书，身后飞来比我头
都大的球把我的大脑砸得一片
空白。

与其提高自己的技巧不如
彻底摆烂！只要我不去操场自
然没有这么多糟心事！

于是我再次参加到球类运
动中已经是高三了。

总而言之，请认识我的各
位——尤其是知道我打球水平
的同学们——不要嘲笑我。虽

然说我用了敬语，但也只是客气两分，麻烦不要不识好歹。并向我的部分球搭子们真诚地说一句对不起，都怪我，他们被我打得落花流水怀疑人生，所以我水平太高孤立所有人，完全没有我因为太菜被群嘲的事件发生。

上面这一段我在阴阳怪气。

三

国庆回来的第一节体育课。

本来说体育老师都出去开会，体育课改成在操场自由活动，没想到快上课时还是在远处看到那熟悉的穿着冲锋衣的身影，但也无所谓了。二碳碳跑来和我们一起打，看着她飞扬的马尾和羽毛球运动曲线一般别无二致，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在食堂我向她抱怨和别的一堆男生打球时又菜又爱玩的自己只能在旁边站着眼巴巴地看——根本抢不过。

话说早了啊，年轻，真的年轻。我垂头丧气地抱着球拍在花坛边坐下。

自己菜无关性别。因为和女生打球我也抢不过。

教授跑过来打球打了半节课，下课时他把球拍往我怀里

一塞就跑没影了。我边收拾东西边思考，还是选择了叫住二碳碳：

“我能去把你们班赫尔墨斯教授打死么？”

她大概以为我只是日常拿别人撒气，因为我每天至少有十次会突然很想把别人拽过来打一頓。“去呗。”

我认为她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遂把球拍举起来给她看那断了的线，毛绒绒的网线断处嘲笑着我脸上如扇形统计图般的三分迷茫、三分疑惑、二分束手无策和五分的不敢置信，乃至一分的好笑（你没算错，一共十四分，我故意的）。二碳碳的脸上闪过震惊，无语，最后变成了肯定——肯定了我想把赫尔墨斯打一頓出气的想法。

我看着她那坚定到像是在宣誓的眼神，点了点头。

总之，当我堵到赫尔墨斯和他的好兄弟梁爷的时候，这二位明显摸不着头脑。呵呵，当我发现我没用过两次的球拍被他不到一节课打烂的时候我也挺摸不着头脑的。

看着那张脸就来气。我把球拍砸到他脸上，气得口不择言：“来，你自己看看你干了什么好事。”

梁爷愣住了，随后他迅速反应过来，指着赫尔墨斯教授边大呼小叫着他的名字边笑得前仰后合。赫尔墨斯接过球拍反复打量，一脸“我也很吃惊，我也没想到”的迷茫无助，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睛珠子抠出来贴在網上，好像这样我的球拍就可以恢复如初似的。

过了好一会，他终于接受了这个梁爷明显看热闹不嫌事大、但我和他都不愿相信的该死的事实。我气鼓鼓地用最凶狠恶毒阴险狡诈的眼神瞪着他。我发誓我绝对没有感到这种倒霉的事情很好笑——我对泡菜之神荧惑发誓。

于是赫尔墨斯笑了，有几分无赖的样子：“我错了，对不起，你打我吧。”

如果把那嬉皮笑脸的脑袋砍了去，他双手合十的样子和小学生罚站的样子，也能让我有二分之一相信他是很真诚地在忏悔。

梁爷在笑，是看客的笑，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笑，好兄弟闯了祸后被兴师问罪时幸灾乐祸的笑；赫尔墨斯也在笑，是厚颜无耻的笑，不知悔改的笑，有恃无恐的笑（我不知道是什么给了他自信，或许是理科学霸把物数化三科学得登峰造极



时的底气?)；我也在笑，是气极败坏的笑，无可奈何的笑，悲凉的笑，恼火到面部神经失调无法控制表情以后不得不笑的笑！

三个人，同一个事件，不同的身份和立场，各自心怀鬼胎地笑出了自己的个性与风采。

“打球打得怎么样？”我的同学举着羽毛球拍，镜片后眼里的嘲笑浓郁得要化为实体。

“哼，哼哼，哼。”我抱着球拍倚在座位上，“你看我笑得出来么？”

当然，实际上我并没有特别生气，大不了就换新的嘛。主要还是好笑并感到一种深深的荒谬，毕竟这种事情发生了谁也没办法的，对吧？

然后我开始生气了。有一种我乘着船去海盗留下的小岛上挖宝藏结果撬开箱子以后发现里面存放着一套干净的、没有答案的英语试卷的无力感。

我隔壁班的朋友和我说可以帮忙介绍会穿网线的人，我也记得曾见过同学们把一段段网线剪烂以后哄堂大笑。自习时我抠着断线，纵横交错的经纬之间，坐标点早已磨得不成样子。

老化还挺严重的，早晚会上烂。

当然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我找别人麻烦的理由。

无它，唯看着不顺眼尔。

我妈得知此事以后倒大度得要命，和我爸一同表示：“大不了换副新的，你少为难人家，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看来“大度”是显性性状，“小肚鸡肠”是隐性，我父母都是杂合子生下了无中生有为隐性基因的我。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发生基因突变的可能。

但当我看到淘宝上最低不低于200的网页时，我的态度从“那我就为了找点乐子而去找他麻烦吧”变成了“气死我一定要去找他麻烦”。

得知球拍的价格以后，梁爷发出的笑声足以让整个高三楼飞上高层大气。

“你到底有没有感到一丝的愧疚？”我冲赫尔墨斯教授发火，没有笑。

他嬉皮笑脸地点头。

“我真恼了你了，你再笑我就恼了。”我说，“我真的生气了。”

“你这样我觉得更好笑了。”他说。

赫尔墨斯又一次拿我的拍和诸葛打球，他连丢几个球以

后诸葛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赫尔墨斯！你倒是扣啊！（文明版）”

“我也想啊！”赫尔墨斯大声嚷嚷，“我不敢使劲啊！（同样也是文明版）”说着，他嬉皮笑脸地瞄了我一眼。

阴阳我是吧。我朝他翻了个白眼。

“扣啊！你倒是扣啊！（文明版）”诸葛再一次恼火了，想来是长于扣球的赫尔墨斯教授（拍子都被扣烂了能不擅长么）在不使用“扣球”这一我目前没有熟练掌握的技巧后打球水平有了长足的退步。

赫尔墨斯正欲开口狡辩，我先骂出了声：“让你扣你就扣，少废话！（口语书面化）”

他俩安静了。

四

有的人，嘴上说着不用我再多带一个球拍，“对打球不是很感兴趣”，实际上和赫尔墨斯一样从我的球拍袋子里拿球拍和羽毛球时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比如赫尔墨斯的好兄弟梁爷。

数数这会儿一起打球的人——诸葛和白鸡，他们合资买了一副球拍；断尘，他自己

有球拍，有幸用过一次，使起来相当轻便；赫尔墨斯和梁爷这哥俩。所以猜猜是哪个又菜又爱玩的人孤立以上所有人？

……没拍子的是荧惑，关我作者什么事。

体育课体测，跑完八百以后被赫尔墨斯叫过去围观打球，又菜又累的我选择坐在旁边围观。本想在操场上躺尸上演一出行为艺术，但当看到白色的羽毛掉在赫尔墨斯教授脚边时我还是不可避免地窜了起来，眼前他蹦来蹦去找掉了的羽毛的身影莫名奇妙和前一天梁爷在活动课上打烂球后跑来嬉皮笑脸地道歉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哈哈，拍一下没摸，烂球一个没少是吧，你们这些讨厌的凡人还不配和伟大的泡菜之神荧惑先生一起打球。

五

月考后的活动课，我走在去书店的路上，什么东西砸到了我的头顶。

我停下脚步，站在原地发愣。

我被球砸了？

我低下头在原地绕圈，总算把球捡起来拿在手里。

我真被砸了？

我真的一天之内被羽毛球砸了两次头，还都十分该死地分别是上午大课间和下午大课间？

我转头咬牙切齿地质问两个男生：“谁打的？”

顺着他们指着的方向，我十分有幸地欣赏到了二碳碳蹲在地上笑得直不起腰的画面。

这真是太棒了，上下午的两个罪魁祸首还是同一个班的。

与其被别人打不如成为打人的那个！我迅速打出了“把球打在诸葛的额头上”“练发球把球发进教授的怀里”“抢球时把拍子挥到别人的脸上”等光荣战绩。直到我挥拍接球后发现眼前一片模糊。

“好球好球。”“666。”“荧惑先生打球真下饭。”我在一片起哄声中慢慢蹲下去摸索被自己打飞的眼镜掉在哪里。

并十分甚至有十一分的后悔赫尔墨斯把拍子打到我头上以后没有“梆梆”往他脸上锤两拳。

六

有些时候我对这些家伙之间奇怪的胜负欲——或曰好胜心——十分感到好奇。

最初只是慢悠悠地和我

打——毕竟我一下课就直接“启动”，教室在一楼，相应的给我这个羽毛球菜鸟放放水自然合情合理。人多起来就热闹了，双方拉开场，手里没球拍的观战计分还高兴地大喊比分。这下事态便开始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很快他们就会为了球出没出界、过没过网这种我一个外行人听不懂的东西吵起来，至于局外人也没闲着，很快就有人指责某一号人打得不行不如自己上，被指责的肯定急得跳脚拿着拍打起来（打架的打），突然少了一号人的比赛也不会停止，双方都没尽兴当然要继续打（打球的打）。即便没有这种场外插曲也依然安生不下来，计分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双方选手敏感的神经。比分一旦拉开差距，落下的一方肉眼可见地急躁起来，场外人肯定会在这时发出诸如“哈，某某某被暴打啦”之类的话，那被嘲讽的指不定就板着脸骂回去。

当然，我因为太菜不会上场。

最初看他们争得脸红脖子粗时我倒也手足无措地想劝双方冷静点，而现在我已经习惯了。甚至能一边和断尘你来我往地打球一边看戏。



毕竟这一帮家伙关系铁得很，不到两分钟就又可以勾肩搭背地讨论二次元或者刚发下来的周测题。

“我觉得我能单挑你们四个。”当我和断尘尚未参与到晚饭时间的乱战之中时，他这么对我说。

当然试过了，不过是一挑三——我的存在只会拉低队友和对手的档次，何况这群精得和猴一样的家伙早就意识到当我和断尘站一起打球时的阵线，无异于是架着各种热核武器的钢铁城墙旁边有一个长了两根杂草高度不超过10厘米倾角不超过五度的小土坡。我观察了下游刃有余的断尘和那三个有如带电小球相互吸引不出三秒就得撞在一起的家伙，发现了什么。

“你们三个并非打不过，只是你们都想接球，最后只能撞到一起，谁也接不到。”伟大的天才羽毛球军事学家荧惑先生这么发表自己的阶段性结论。

此时这仨人挤在一起和六方最密堆积一样。教授和诸葛在后面呲牙咧嘴没工夫反驳我的话，倒是梁爷发话了：“我不是，我只是想……阻止他俩抢球。”

彼时我正蹲地上当球网，

闻言不屑地“切”了一声。

这家伙保不齐是个傲娇。

七

学习物理还是选择打球，这是个问题。

但物理我可以找个课间去办公室单独问，顺便摸走课代表还没数的卷子提前做，或者大周回家随机从列表里找一个学霸给我讲。要是小课间还溜进内庭院打羽毛球只能被老师批斗。

于是打球。

晚饭期间赫尔墨斯教授和梁爷时常以“看不见球”为由反驳别人的嘲笑，我一不作二不休更新了装备——发光羽毛球。

有意思，实在是有意思。我接球时这么想着。球的底端电路内似乎有弹簧，我明显感到不属于球拍的震动。击球时用力导致的灯明灭，是因为电路接触不良吗？

但球被打上教学楼时我是真的觉得很没劲。

一楼有门洞，上面四层是教学楼外墙，从上往下，“修齐治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也。球落在了“平”下面的平台上。

干出这鬼事的梁爷扭头看

我。

“或许我们可以再打上去一个，让它俩发生碰撞一起掉下来。”他如此提议。

我看他纯粹动能动量写多了痴人说梦痴心妄想。

但这真出一个类似情景的物理题一定让我对题目一见“终”情怦然心动。

直到晚上隔壁班的混蛋把亮着灯的球也打了上去。

心不敢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梁爷的方案被pass掉了。

鉴于这帮人过于不靠谱，我找了朋友Lizh。他同样翘掉物理课出来打球，并试图邀请我周末在体育馆一决高下。

一个有风的周五，他把球精准地打在了我的脸上。

(在写下这一部分时，有说要赔我球的部分同学三周了仍旧不曾兑现诺言。作者在此表达对这种人的唾弃之情。)

或许我还是应该去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写物理。

八

我曾经连着五个球发不出去，把球打到法桐叶间看着天傻笑；我曾把球打到灌木丛后抱着球拍钻进去捡，尔后兴高采烈地扔出来三个洁白如新的

羽毛球讨论怎么分；我还去过信息楼，为了避免把球打到天花板上的水管而蹲在地上打球；更有打球时用拍子吓跑白白胖胖的小刺猬。我曾经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喜欢打球到了不吃不喝也打球的地步，不理解为什么每到活动课和体育课，有人刚跑完步累个半死而也要挤着去借来一个球拍。

而如今，我自己便是“活动课前抓紧时间打球”这一行

为的倡导者，体育课为了打球急急忙忙在前面疯跑，做眼保健操时把球拍抱在怀里用手表倒计时，高喊“启动”的声音里一定有我在添乱。

又或者说，我成为曾经的自己所“不理解”的样子了。

总是要试一试的。拿羽毛球举例，你当然有资格说讨厌打球，但你总是要拿着拍子照葫芦画瓢地学一阵，打出点“下饭操作”，真真切切地打回过

一个球，看到对方没接到自己打的球时和朋友聚在一起笑成一团，再说出这三个字，不是吗？

又或者，我只是期盼着与有趣的灵魂相处呢。🌐

注：在学校明确禁止打羽毛球的时间里作者并没有与朋友们打球，也没有去不该去的地方打球。大家都是遵规守纪的好孩子。

“我”宁作我

2021级21班 凌镜

人们说——

海燕勇敢，高山巍峨
白杨伟岸，星光璀璨

我曾想——

是成为海燕，在大海上与风雨搏斗
还是变成高山，在群峰中俯瞰世界
或者长成白杨，在戈壁滩上扎根
抑或成为一颗明星，在夜空中闪耀

可是啊——

我生来就讨厌乌云闪电
也不喜云天高处的孤寒
荒漠上猖狂的风沙让我惧怕
我也想逃离宇宙的空洞与无边

我知道——

我不会是无所畏惧的海燕
不会是气势磅礴的高山
不会是高大坚韧的白杨
也难以拥有夺目耀眼的星光

我只是纯粹又平凡的自己

因为我明白——

如果失去自我
就算拥有全世界又能如何

(指导教师：陈丙芹)



思边陲

2023级25班 雨辰

大漠孤雁飞，烽火燃烟黑。
 刀剑声不绝，城池铖欲摧。
 夫死妻落泪，民轻山河贵。
 我欲乘风去，却怜边疆水。
 长风烟万里，回望故国悲。

书怀

2021级29班 吕嘉铭

鲲鹏同风起，时运铸贤良。
 修身明笃行，砺胆射天狼。
 丈夫致四海，毅魄镇八荒。
 穷途且高歌，何笑后生狂。

我是树

2021级29班 塔西提

我该如何向你诉说
 夏日我化作海洋在你头顶轰鸣
 有时又变作雪的指示牌
 让我永久地站在这里吧
 带着我的所有愚钝的发烫的幻想
 直到
 我被夜空染成一种趋于宝蓝和落日的颜色
 我的躯干开始燃烧
 点点火星钻进贫瘠的大地
 我的余烬被人们无情地踩过
 我任大雪堆积
 又在人们心中遥远的温暖地方醒来

时间

2023级25班 相柳

我想要一片枫叶
 叶脉的绿意还未褪去
 夹在书页之间
 秋日满眼的红焰
 也不及书隙间的那一片
 夏天荫浓的底色
 敌不过掌心的时间
 待老后赋闲
 再翻开这诗篇
 我又能看见
 多年前那个故纸堆中的少年

机器人第四定律

2022级35班 张兴佳

星历2023年5月13日，E612小行星上盛开了它的第一朵月季花。

一

星际纪元，银河系统一，人类建立了银河帝国，帝国的疆域里有无数颗恒星，更有不尽的行星。宜居的行星被编成五大类，编号由A至E，代表着该星上文明程度由高至低。

E612小行星是帝国边境上众多垃圾星中毫不起眼的一颗。同其他的垃圾星一样，E612上堆满了机甲残骸、废弃的机器人和低等人。他们是赌鬼、强奸犯、瘾君子 and 毫无劳动价值的残疾人。他们是帝国遗弃的人，苟延残喘地麻木地生存着。

二

盲女阿盲是E612上底层的人，眼睛，年纪小，是个女孩儿，只好靠拾荒度日。好在阿盲聪明，会揣摩事儿，竟是

在没爹没娘的情况下活到了12岁。

12岁生日那天，阿盲在路边捡到了机器人布兰德。布兰德很老了，说话常常伴着“滋滋”的电流声，全身关节也结满了红锈，动起来“吡吡”地掉渣。阿盲本想着把它带回自己住的窝棚里，拆了卖点钱。但挡不住布兰德极力推销自己的图像采集功能，而且能说能动，做阿盲的导盲机器人绰绰有余。阿盲想了想，决定听从布兰德的建议，搞个“可吃续发展”。

由此布兰德便幸存了下来，还给自己起了“布兰德”的名字，说是要与过去划清界限，拥有一个和新主人配套的名字。阿盲不明白这个奇怪的名字怎么与眼瞎配套，但布兰德坚持说古地球语的一个分支叫英语的，里面有个词念布兰德，是瞎子的意思。阿盲拗不

过他，就随他去了。

布兰德确实很有用，阿盲拾荒的效率翻了好几倍，不仅能吃饱肚子，还能有钱给布兰德买点关节油，顺便还攒下了一点。阿盲对此很满意，但有一点不足，那便是布兰德对生活太有激情了。

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在E612上是很罕见的，更别提一个热爱生活的机器人了。阿盲从未见过如布兰德一般喋喋不休的家伙，他兴致勃勃的音调和滋滋的电流声简直吵得她头痛。这些烦躁一点点累积，直到布兰德再一次兴致高昂地讲天上的一朵变化的云时，阿盲在沉默中爆发了：“你和我说这些有什么用？我是个看不见事的瞎子！”

布兰德第一次沉默了。

这种沉默一直持续到结束一天的工作。阿盲迎着火烧云向窝棚走去。布兰德忽然握住

她的手说：“我带你摸摸奇迹。”

阿盲被带到一个机甲驾驶舱边，里面的东西全空了，只留下一个壳子。布兰德握起阿盲的食指，碰了碰一片潮湿、柔软的东西。

“这是什么？”

“是一只只在驾驶舱里盛开的野花。”

“这就是你说的奇迹？”

“在钢铁错节中生存，在寂静无人中怒放，这就是奇迹。每一朵花都是对生命的赞歌。”

“在我们这儿，命最不值钱了。”

“不，命是无价的，你看不见，我可以带你摸，带你听，带你闻。我还可以给你讲斑斓的极光，彗星闪耀的长尾和日出时大盛的金光。当你体会过生命，你就会明白，生命诚可贵。”

“不信。”

“没关系，主人，我们慢慢来。”

三

日子还是那样过。但阿盲工作闲暇之时，布兰德总会带她尝试一些新奇的东西。

比如上个周，布兰德抓到了一只甲壳虫，阿盲感受到了它光滑的鞘、乱晃的触角和震颤的翅膀。这是阿盲第一次知

道金龟子为何代表幸运；三天前，布兰德救起一只翅膀折断的小鸟，阿盲没有吃它，而是像布兰德一样感受它起伏的胸膛、跳动的脉搏、伤好后的振翅飞翔。

今天，布兰德带阿盲去触摸爬山虎。摸着爬山虎盘曲折叠的藤，阿盲忽然开口：“布兰德，你以前是做什么用途的？”

“教师辅助。”

“那为什么又到了这里？”

“……因为我的版本太老了。”

“太老又怎么了？你懂得多么多啊。”

“版本太老可能会潜藏病毒。”语毕，布兰德握起阿盲的手，带她去摸在机甲壳上吸得坚牢的小吸盘。

阿盲抠着爬山虎顽固的脚，“然后你就被我捡到了。”

“对，阿盲是我的新主人。”

“那我以后也不会抛弃你。”

“好。布兰德相信主人。”

傍晚沐浴在晚霞的温抚中，阿盲问布兰德：“今天有晚霞吗？”

“有的。”

“那你给我讲讲‘晚霞与水鸟齐飞，秋水和天空一色’。”

“主人，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出自……”

“别管，快讲！”

“这句话是说……”

四

本来日子就能如此平淡地过去，但帝国又针对E等星发布了政策。

不知是民主党还是和平党的一位好事的大臣，在帝国议事会上提出，“低等人也有人权”，故而帝国为显现其先进性，下令要求全体低等人迁离垃圾星。

布兰德对于“低等人”一词愤愤不平，慷慨激昂地讲了一天的关于“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等莫名其妙的词语的演说。

住在阿盲隔壁的赌鬼评价：“就是个愤青。”

阿盲不明白何为“粪轻”，问赌鬼也没得到回答，又去问布兰德。布兰德听后好像更生气了，音响中电流吱吱地叫，最后只憋出一句：“科技的进步是以道德的败坏换来的！”

阿盲知道他在化用古地球一位哲人的话，但她仍觉得用这吵架太没气势了。于是她悄

悄对布兰德说，“你可以直接骂他傻X，X子的。”

布兰德叹口气，看她一眼，“没必要，我只是想唤醒人们愚昧麻木的灵魂。”

阿盲已习惯他间歇性的深沉，没有搭话，暗自思考起布兰德所说的“自由平等”来。

五

帝国的跃迁船到了E612上，行星上的居民也将在一个月内陆陆续迁离。

迁离时长为一个月的原因有二，一是帝国只派遣了一支退休船队，跃迁速度慢；二是为宣传帝国的平等博爱收集足够的素材。

阿盲当下最愁的是，跃迁船只允许携带3kg以内的行李，布兰德显然超重了，而光带芯片的话，在度过跃迁虫洞时，芯片又会受到压缩，造成数据丢失。

于是，阿盲在垃圾山中找了一星期，才找到一个勉强能用的小狗机器人，又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才将小狗修补好，阿盲把布兰德的芯片安入小狗机器人的后脑。

现在布兰德只有30厘米高，2.5kg重了。

阿盲蹲下身，摸了摸布兰德的头，“我找个盒子把你装

起来，再送到行李船上，等我到了，立刻去找你。”

布兰德点点头，用没有电流的流畅声音说：“好的，主人，布兰德等着你。”

阿盲抱着布兰德走到行李船前，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

“再见，布兰德。”

“再见，主人。”

阿盲把盒盖扣上，不舍地向跃迁船走去。

摄像头拍下了这温馨的一幕。

尽管是退休的船队，穿越虫洞的速度也依旧很快。

阿盲下了船，直奔行李站点。可是没有找到布兰德。

阿盲不甘心地从头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不祥的预感在心头升起，阿盲故意的忽略心中的紧绷感，尽管她知道在垃圾星上摸爬滚打练出的直觉一向很准。

一道温柔的女声在身后响起：“您好，小姐，请问需要帮助吗？”

“……对，我找不到行李了。”

“好的，马上为您解决。请问您的行程编号是什么？”

“行程编号？”

“是的，行程编号是您船票最顶端的编码。”

“我……看不见。”

“好的。启动自动检索。”

“好的，这边显示您携带行李中含危险物品被禁止上船。”

“我没带危险物品！我就带了布兰……一个机器人，不，机器狗！”

“正在深度查询。资料显示您所带的机器狗版本过低，可能存在潜在病毒，禁止入境。”

阿盲愣住了。“什么？”

“资料显示……”

“我要回去！”她大喊，眼眶泛起红。

“好的，正在为您购票。请出示付款码或现金。”

“我……”阿盲急切的神色凝住了，取而代之的是尴尬与无措。

“请出示付款码或现金。”

“我没带。”阿盲喃喃道，声音小得几乎听不到。

“好的，小姐。正在为您取消订单。”

机器人小姐的语音未落，一道轻蔑的女声传来：“真是……穷鬼。”

是一位衣着雍容华贵的女士。她摇着一把镶满宝石的扇子，身边围着一圈黑衣墨镜的男人。

察觉到阿盲看过来的视线，她优雅地用鼻子“嗤”一声，“垃圾星来的贱民……”

阿盲刚想辩解什么，就被推了一把，“去低等星人收容所。别在这里耽误时间！”是带他们上跃迁船的负责人。

“可是布兰德……”

“Blind？那不是你吗，小瞎子！”

阿盲踉跄着被负责人拉走了。

他们的身后是一块巨屏，上面正播放着联邦的宣传活动。

一位盲人小姑娘正在吻别她的小宠物，身旁跃迁船上帝国的徽章闪闪发光。画面隐去，浮出几个隶书大字“平等自由——我们的帝国”。

六

星历2023年，起义军推翻银河帝国统治，建立银河联邦政府。

阿盲是此次革命的参与者之一，她主导研制的“牯系”战地机器人在多次偷袭战中夺得大捷。

庆功宴上，一位记者采访了阿盲女士。

“阿盲女士，您好，我是彗星社记者。请问您能否抽出几分钟接受我们的采访？”

“可以，你问吧。”

“请问您当初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是什么？”

“嗯……是对反抗命运的迫切。我出生在E612小行星，随着低等星人迁出行动来到这里。由于我的出身、残疾，处处受所谓高等人的歧视，我想改变这一切，便投了起义军。”

“残疾，您是指？”

“眼部残疾。我出生时是个盲人，阿盲的名字就出于此。后来上大学，接受残疾人治疗福利才得以见光明。”

“原来您的背后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那您在人生中最感恩的人吗？”

“有。不过不能算人，他是一个机器人。他陪我熬过了在垃圾星的艰苦日子，教会我敬畏生命，热爱生活。他叫布兰德。”

“Blind？和您的名字是配套的呢。Blind他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不在了。迁出E612时被行李船抛下了。”

“啊……”

“过几日我计划回到故乡，再去看看我和布兰德以前的家。”

“祝您一路顺风。”

“谢谢。”

七

2023年5月13日，阿盲再次踏上了阔别已久的E612荒凉的土地。

这里的人都搬离了，东西却还在。战乱未曾波及到偏远的边域，故而E612的风貌保存完好。

阿盲走在熟悉又陌生的小道上，让肌肉记忆引着她走向窝棚。

在路上，阿盲看见了一只小狗迎面走来。

它看上去很老了，棕色的仿生毛几乎脱落，露出内里冰冷的机械骨骼。爪子上的减震垫已完全磨损，使它走起路来歪歪扭扭。

阿盲没有见过布兰德，但她觉得这就是布兰德。

她喃喃：“布兰德。”

“我在。”是杂音很乱的电子声，那只小狗发出的。

“布兰德！”阿盲向他奔去，泪涌出眼眶。

“主人。”

阿盲一把将布兰德抱起：“我很想你……对不起……”

“没关系，布兰德都知道。”

“我不是故意把你留在这里的，是……”

“没关系。别哭了，主人。”

布兰德给你种了月季花。”

“嗯，我现在是著名机器人设计师了，等我带你回去，就给你做一副最好的身体……”

“好的，布兰德相信主

人。”

“……谢谢你，布兰德。”

“没关系。布兰德一直在。”

八

星历 2023 年 5 月 13 日，

E612 小行星上盛开了它的第一朵月季花。

九

机器人第四定律：机器人永远爱自己的主人。🌐

四季镇

2021 级 15 班 迟耿

风和日丽的早上，秋正将新鲜的咖啡豆一颗颗放进咖啡机里。她喜欢在宁静的早上来杯自己作的现磨咖啡，这对于她而言是一种不可多得的享受。

她正认真地数着咖啡豆的数量，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却分散了她的注意力。不久后，餐厅的门被打开，披着白色披风的冬随即出现在她的视野。

冬雪白的脸上浮上了明显的潮红色，加上时断时续的呼吸声，显然是刚刚跑过。他三两步跳到秋的面前，鼓起了肉肉的双颊：“听说你让春去人间了。”

秋听后一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她捏了捏冬肉嘟嘟

的脸蛋，并对他说了那不知重复多少遍的话：“乖，等你再大些，我也让你去。”

冬显然还有些不服气，小声嘟囔道：“可是为什么春能玩这么久，到现在还没回来……”

突然，一只手拍在了冬的肩膀上，他被吓得一颤，抬头对上脸色阴沉的秋。她褪却了笑容，眼睛蒙上了不同以往的色彩：“你说什么？春还没有回来？”

(一)

五月的芳香总是沁人心脾，阳光毫不吝啬地抚摸过每一个街角。此时正值下班放学的时间，周五。街道上

是来来往往的人群，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是啊，谁不喜欢周五呢？

春倒是对周五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过街上轻松愉悦的氛围却依旧在深深地感染着她。春穿着夏不久前给她做的裙子，高兴地在空中打着转。她看着大人们背着皮包满脸轻松地与旁人说笑，看着小朋友背着书包围着树躲猫猫。在他们的身上看不到烦恼。

乘风慢慢地飞着，目光所及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景象，在略感欣慰的同时，春有些无聊了。今天是秋同意她来人间的第三天，每天所看到的都大同

小异。一开始她还会兴奋地在花树下和人们共同赏花，在夜晚，待在顶楼望着灯火璀璨。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总感觉这些好像都在重复，自己还有很多东西没有看到，甚至她在内心怀疑：自己是不是飞得太匆忙落掉了什么。

思绪的飘远让春没有意识地飞离了市区，渐渐地，人群的吵闹声没有了，街道上的车声没有了，周围变得安静起来。清新的绿色点缀着每一块土地，大片的树林送来了凉爽的春风。突如其来的寂静让春意识到自己已经飞远了，她刚想掉头回去，远处一座白色的建筑却闯进了她的视野。

“这里也有楼吗？”出于好奇，她朝着那座建筑飞过去。这是一座医院，确切地说，是一座疗养院。迎面扑来的消毒水味让春觉得不太舒服，她透过窗户向内看去，里面却只有空荡荡的床。清一色的白让春皱了皱眉。她换了个房间，而这个房间里有了人影。

床上躺着的是个女孩儿，看上去十五六岁的年纪，高挺的鼻梁，弯弯的眉毛下一双明眸怎么看怎么美丽。但是，她的头顶却是空的，光洁，又突兀。病床边站着一个人和她一般

大的女孩儿，相似的容貌让人不难猜出她们是姐妹。

两个人相互看着，谁也没有说话。这让春以为是墙壁隔音的效果，于是她念了个咒语，从窗户穿过来，走到她们的旁边。

仍旧是相顾无言，走近了看，发现躺着的女孩儿瘦得薄削如纸，脸上也泛着不太自然的白。站着的女孩儿相比气色则要红润许多，只是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悲伤。

许久，床上的女孩儿先开了口：“昭昭，你不用难过，医生说，我还有一个春天。”

“但是春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名为昭昭的女孩用几乎是哭腔的声音喊出来，这可把一旁的春吓住了，第一次有人用这种语气喊她的名字。她看着女孩脸上滚滚流淌的两条小溪，心里涌起一股奇怪的情绪。

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昭昭擦了擦眼泪，努力地平复着自己的情绪。而床上的女孩儿见状支起来身子，向她伸了伸手，昭昭看见连忙俯下身去扶她。

“妹妹……”女孩儿缓缓说出这两个字，安抚似地拍了拍她的手背。昭昭没有回答，但是有力地回握了她的手，像

是一不小心，她就会从指缝中溜走一样。

春则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与此同时，她的脑海里蹦出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她不想回去了。

（二）

其实秋知道春为什么没有回来。她毕竟是大姐，可以轻易地透过水晶球察看人间的一切。只是，有些事情只能亲身经历才能明白，人世间的感情，很多也不是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约莫着时间差不多了，秋决定去找春，带着刚旅游回来的夏和还在生闷气的冬。

他们一行三人刚来到人间，天生好动的冬就被周围热闹的景象吸引住了，漆黑的双眸平添了一抹亮色。原先不悦的心情被一扫而空，脚底生风般东窜西跳，惹得夏只能无奈地像捉迷藏似地找他。

“冬，你安静点，咱们是来找春的。要是找不到你姐姐，人间一乱套，你就别想再来玩了！”

夏拎着冬的衣领，冬不满地撇了撇嘴。

“我当然知道，我还知道春姐姐在哪儿，她就在……”

“我在这儿。”

冬话还没说完，春就已经到了他们面前。一袭白色的连衣裙，面容有些憔悴，本来灵动的双眼盛满了茫然和无助。似乎她刚刚生了一场大病。

夏与冬显然从没见过这样的春，一时间有些错愕。而与此同时，冬还注意到春的脸上有浅浅的泪痕。

“姐，你咋哭了？”率直的冬发问，被夏一把捂住了嘴巴。秋见状则把春拉过来圈在了怀里。

“姐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不回去的。”春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如潮水般倾泄而出。秋安抚地拍了拍她的背，柔声说：“没事，哭吧，发泄出来就好了。”

听到秋温柔的声音，春深深地把头埋进秋的臂膀里，所有委屈和愧疚在这一刻得到了释放。像是漫长又无边境的航行，被深深地吸进了广袤的夜空里。

过了许久，春听到自己的额头上传来一声叹息，接着，她又听到秋用缓慢的语气在她耳边低语：

“你要知道，她走不是你的过错。

“等你调整好情绪，我带

你去个地方。”

(三)

医院，病房。

阳光懒懒地爬过窗户，落在稚嫩的脸庞上。襁褓中的婴儿微微睁开双眼，用晶莹的双眸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她张开了小口，“伊伊呀呀”地向世界宣告自己的存在。

一旁正削着水果的男人听到后慌忙跑到婴儿车边查看，他看着车内那张皱皱巴巴的小脸，笑容抑制不住，赶紧俯身到妻子耳边低语：“笑笑，宝贝醒了。”

妻子听后，虚弱的脸上瞬间浮现出生气，她连忙张开双臂，迎接那个坠落凡间的小天使。

“她可真好看。”妻子视若珍宝般地捧着，接着昂起好看的脸庞：“我们该叫她什么呢？”

“我想想。”男人侧了一下头，作出思考状。他飞快地在脑海中搜索好听的字，作为一名语文老师，这可难不倒他。

他蹲下与这个小家伙视线平齐：“叫她春霖吧，她是在春天出生的，像久旱逢甘霖股滋润了大地，带来勃勃生机。”

“小名的话，叫她小春

吧。”

“小春？”趴在玻璃窗外的冬看到这一幕，拉了拉春的手。“姐，她和你的名字一样诶。”

春注视着里面的一切，没有说话。她将头轻轻地贴在窗户上，那一刻，她感觉有什么东西触动了她的心房。原来，她不只可以悲伤地目送人们的远离世间，还可以迎接见证新生命的降临。

春去冬来春又回，几回寒暑，长河浩荡，世事万千。“送了春归又送秋，人间随处寄悠悠。”

回去的路上，春跟着夏听她讲旅行途中的趣事，从酥糖镇的卡马尼蛋糕再到龙凤穴的幽蓝宝石，说者津津乐道，但听者的思绪却时常飞远。

过了一会儿，春突然间打断了正激情演说的夏：

“姐姐，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什么？”

春绽开了笑容，脸上表露出释然。

“我想起来了，那个去世的女孩叫春希。”

“希是希望的希。”

(四)

万古河江

2023级11班 解意

“自古英雄难归乡，明月花放在她的碑前。万河，你也初升，千年扶桑。 太狠心了，日子这么久了，连个梦都不肯托，一面都不让我们见。她不埋怨我们，可我们却要去怪她，如果万河还在，

而今灯火满九州，东风依旧，万古河江。”

我是凌晨五点来的墓园。那时候天刚刚亮，地平线边泛着银白。有几只鸟被我的脚步声惊醒，扑棱翅膀的声音扰了这片土地的肃穆与宁静。

我在万河的墓碑旁坐下，并不感到害怕，反而只想长长地叹息：躺在这里的每个人，曾经都奔走在我们的大地上，为生命拼过一份曙光，终了汇聚成今人的太阳。

万河的笑容相较上次有些模糊，许是前些天下雨把她淋着了。隔了很多个月我才找到时间来看她，也拿不准她是否会抱怨曾经的朋友都抽不开身，来陪她说说话的时间都没有，毕竟她生前那样喜爱热闹。——但我想不会的，万河从来不会责怪我们，她连住院的消息都不肯告诉我们，就害怕打扰我们工作，又怎么会在地底下埋怨呢。

可是万河啊……我吸了吸鼻子，将手中沾着晨露的百合

放在她的碑前。万河，你也太狠心了，日子这么久了，连个梦都不肯托，一面都不让我们见。她不埋怨我们，可我们却要去怪她，如果万河还在，此刻倒是定会为自己委屈了。

“万河，这次你将要去往何方？”

喃喃的话语揉碎在微风里，洒向过往。

……

我又想起那一天。那是很平常的一天，大家平常地工作，平常地记录数据，平常地为事业的进行而激动着。

但也偏偏就是那天，有人忽视掉了最平常的也最危险的东西。

事故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在往外跑。只有万河突然立定，接着折返——只有万河啊！

她奔回了实验室，瘦弱的身影被夕阳无限拉长。她是一位战士，英勇地走向黑洞洞的大门，尽管她明知前方等待她的是什么。

那里的危险度，足以让她丧命。

后来？后来万河就消失

在深海的尽头，在深空的边际，在云深不知处，有一座小镇，名叫四季镇。

镇上住着成熟稳重的秋，热情似火的夏，天真烂漫的春和活泼可爱的冬。他们是时间精灵，掌管着人间四季。

秋喜欢在落地窗旁听歌，夏喜欢四处旅游，春喜欢在花园里摆弄植物，而冬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在他三个姐姐后面找乐趣。

有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秋正悠闲地靠在摇椅上听歌，这时冬跑过来，好奇地拿过秋的一只耳机。

“姐姐，你在听啥歌？”

秋也不恼，她把另一只耳机也摘下来放在冬的耳朵上。一时间，清澈的声音如潺潺流水般淌过冬的心田：

“有你陪伴的季节 / 都是晴天 / 用你熟悉的光线 / 画你侧颜 / 你像第五个季节 / 路过青春留在这世间 / 最柔软的笑脸。”

（注：文章最后的歌词选自歌曲《有你的季节》）

了。我们没有再见过她，基地的人也只是摇头。

我后来真的看了一次基地的日出，霞光满天，相当壮丽。

只是没能听到身旁属于她的欢呼。

在医院的时候，她有听到项目胜利的消息吗？我希望是有的，只要她看报纸，当时铺天盖地的都是庆祝。我实在不忍心也不愿去想她究竟是什么时候合的眼，毕竟一位母亲没能亲自看到孩子的降生实在是太过残忍了。

……

我是五点来的，但我六点

就走了。那时候太阳已经升得高起来了，红彤彤的一轮挂在东方，不刺眼，却明亮而充满希望。我想起基地的那些日子，那段时间是看不到太阳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天是黑的，忙了一天后又又是深夜了。万河总爱说要早起等日出，可她自己也没看过几回，数的星星倒是要比我们多几千几万倍了。

我来时放轻了脚步，生怕会吵到在此安睡的人，但走的时候却加紧了步伐。做我们这些活的人，没有停滞的时间，必须向前走，我对自己说。

我没有回头再去留恋一眼

万河的墓碑，尽管我知道她就在那里，沐浴在晨曦下，静静地看着我匆匆的背影。

怀念她的人，不必转身去找她。因为万河就是这样一个人，她生前便是始终不懈地往前走。我们应该追随她的步子，继续走向前，走得比她更远，走得比她更长，走得比她更好。然后带着一路的鲜花，偶尔折返的时候记得送给她几束。

我知道花喜欢万河。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河江万古，奔腾不息。”
向所有科研工作者致敬。

夜空

2023级25班 相柳

我在这里
不管你看不看我
我就在这里

去看星星吧
看它的渺小而倔强
去看月亮吧
看它的傲慢而孤高

而我在这里
你若不吝惜目光
我也不会有回报予你

我就这样
暗着，无言着，沉默
我在这里
不管你看不看我

暮秋

2023级25班 雨辰

天夜露转霜，但觉衾寒凉。
倚窗望西北，只感路茫茫。
风吹黄叶堕，花已失芬芳。
水镜映银光，雪将铺路行。
遥问清江水，谁知断愁肠。





自本期始,《弘毅》“长篇连载”栏目刊登高三年级作者文刀的小说《千年万岁,椒花颂声》。小说共计13000余字,将分三期完成连载。《千年万岁,椒花颂声》从考古发现写起,借唐朝女官上官婉儿的一生,再现了盛世唐朝的丰富画卷。

千年万岁, 椒花颂声

2021级23班文刀

公元2013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咸新区考古勘探中发现一座大型高等级唐代墓葬,然而仅通过初步考古勘探,还无法真正确定墓主人具体是哪位历史人物。

8月,考古发掘正式开始。在发掘墓道和天井之后,考古工作者发现该墓葬具有五个天井,整个墓是一座斜坡墓道多天井和小龕的单室砖券墓,水平全长36.5米,由墓道、天井、过洞、壁龕、甬道和墓室等部分组成。而第五个天井正是皇帝同意后由朝廷出资建造,更加证实了该墓主人生前地位较高。但从第四天井开始,墓葬的北半部分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严重破坏,西部棺床的位置被彻底铲平,墓室毁坏程度惨不忍睹,未留存一件随葬器物,棺槨与墓主人遗骨不翼而飞。根据种种迹象,考古人员判断,这十有八九是“官方毁墓”造成的破坏。

墓室中仅剩的是一合青石墓志,仍保留放入甬道时的完好状态,盖面和志石四侧减地线刻牡丹、忍冬、瑞兽、十二生肖等,盖面照亮,只见上有九个篆石刻字:

“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

一

寒风萧瑟,掖庭秋凉。

身穿麻布絮衣的小女孩跪坐在冰凉的石砖上,吱呀作响的破窗外,秋草枯黄,北风呼啸。

“婉儿,你一定要记着,女子也应勤学苦读,才有一展宏图的机会,才能出人头地有所作为,好过终日锁在这荒凉幽闭的……”

女孩面色蜡黄,呆滞的目光掩饰不住眼中的麻木与悲凉。

“娘,我不背书了好不好,我可以……”“不行!给我继续背!”鬓发染霜的妇人厉声呵斥,在女孩低低的呜咽声中,她不忍心地背过身去,擦了擦干枯的脸上流下的泪。枯草丛

中的昆虫俯身低鸣,正如那个在石砖上不胜饥寒、浑身颤抖的女孩。

“娘希望你能好好活着,迟早有一天,能离开这个地方。”

二

身着彩衣的小女孩一蹦一跳,步态轻盈地溜进院子。她四处张望,却突然望见巨石旁靠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可怜女孩,双眼无神地看向前方。这是哪家的小丫鬟?她一边想着,悄悄摸了过去。

“嘿!你怎么了?”女孩眨动着灵动活泼的大眼睛问道。

“我……我的亲人都走了……我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了,你也快走吧,这里什么也没有,我迟早要死在这里的。”

死在这?小女孩眨眨眼,看了看周围枯黄的秋草和落叶。她扶着那女孩瘦削的双肩,腕上的玉铃一摇一晃,“不用这么害怕呀,没地方去,你可以跟着我啊。我娘可厉害了,你

跟着我不愁吃不愁穿，所有人都听我的。”她又用手指戳戳自己的脸颊，“娘天天让我念书无聊得很，你可以陪我一起玩啊。”

看着眼前粉雕玉琢的女孩，婉儿愣了愣神。一起玩？念书她倒是懂些，可从没有人说过要和她一起玩呢……正如此想着，耳边又响起那女孩的声音，“你叫什么名字呀？”活泼可爱的脸庞上露出阳光般明媚的笑容，如雨后初晴，一下子照进了她昏暗已久的心房。

“上……唤我婉儿便好了。”她犹豫一瞬，最终还是没有说出那个被鲜血浸染的姓氏。

女孩再一次笑了，“真好听的名字，婉儿婉儿，将来你定是同我一般厉害的大人物！”说罢便从锦囊中掏出一块玉佩，丝线轻轻绕过婉儿的脖颈，

“‘何以结恩情，美玉缀罗缨’，从此往后你就是我的人，一定不能离开哦！”婉儿从未见过这样光彩夺目的女子，想来大概是哪个王公贵族的千金。她看了看挂在颈上的玉佩，郑重地点了点头：

“一言为定！”

三

光宅元年九月，东都更名

神都。尚书省改为文昌台，六部称天、地、春、夏、秋、冬六宫，门下省为鸾台，中书省为凤阁。同年，大赦天下。

太平身着鹅黄宫袍，紫红披帛，发髻高耸，领队羽林缓缓走过天津桥头，端然前行。同母后将天下士子尽收眼底，此时此刻，不禁心神激荡。

婉儿今日穿着月白色的圆襟官袍，官袍上绣着银纹团花芍药，束腰的皮带缀着一串白玉珠饰。纸伞卓立公主身侧。玄色幞头下脸庞秀丽而出尘，带着几分风雅与傲气。二人同在伞下，两道玉影交映成了这白日光下的双姝画景。

今届应试者到神都来，无一不为一观神宫风采，是以人数比往年多了数倍不止。权衡再三，太平还是上奏将大比移至天津桥外，也可彰显科举选材公正，顺势提拔更多寒族士人，缩压巨阙大族掌权之势。天津桥畔，百舸千帆，抬首北望即是万象神宫，在皇城此处大比，亦不失庄严之感。

不过一个时辰，回过神来，上官婉儿已将卷轴徐徐展开，朗声念到：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今次明经，题为，何

以‘昭昭’？”上官宣声刚落，鸣锣沿街响起，礼官顺次将题目大声传宣，满街士子赶忙纷纷低头挥笔作答。

正当此时，在千百埋头奋笔直书的士子之中，有人抓耳挠腮，有人目光飘忽，有人口中念念有词，似在苦苦思索如何让笔下的策文出类拔萃，好助自己直登青云。一位青衫少年坐在案前，手中的笔却还未蘸墨，他质朴而清澈的双眼正远望应天门下，望那一坐一立的一双碧影，双眉微蹙，口中喃喃：

“舞凤迎公主……”，突然，他被身旁的同伴伸手晃了晃眼，“道济，赶紧对策啊，香都烧了好一段了！”一阵恍然，他把目光收回到眼前的桌案上，抿了抿嘴，赶忙提笔在砚旁轻蘸几下，目光落在卷首，沉下青黑的眸子作答。

灰毫在宣纸上轻轻摩挲，留下一道道刚劲而清秀的墨痕。三炷香燃尽，少年往手心呵一口气，蘸下最后一笔墨，提笔落下姓名。

洛阳，张说。

清香燃尽，礼官鸣锣，铿锵齐声响后，便陆续开始沿途收取卷章。

春宫官员们将答卷收齐罗列后，恭敬地交给应天门下的

太平公主。命人摆过来几十张桌案，将考卷搁在案上，便依次回到原处。

往年的这些士子们，十有八九会在科考之前给考官们早递行卷，这已是多年来约定俗成之事，无提前行卷，尚书与侍郎等给的评定便会低上不少。未交卷前，这些士子们的名次就已有大致划分，近来朝中诛除了不少李唐旧臣，武皇正求贤若渴。公主暂管秋闱，也不知递过去的行卷都看过多少。

天津桥头人头攒动，太平在人声鼎沸中缓缓拿起面前的第一份考卷，笑盈盈地递到婉儿手中。今次秋闱策试当场评定，自有比寻常不同，打破俗规之处。论称量天下，尤其是文章，更应该是她拿手。

一些士子望见公主把考卷送入婉儿手中，本就悬着的心更是十分不安，几个大胆的竟喊道：“把文章交给一介女官评判，这真是有辱斯文！”，太平听见，凤目一横，冷嗤一声，从案旁拂袖而起，“你们可知她是何人？”

场外无数士子的议论声一瞬静下，等待着公主下一句话。他们也想听听，这得以审览天下才子之策的女官，究竟是何人。

“内舍人上官婉儿，”太

平扬声，将目光投向身旁的人。

“宫宴赋诗、天下诏令，半数出于其手，可有资格评判尔等文章啊？”婉儿在一旁听了，不免也有些耳烫。

顺次评完众多考卷过后，婉儿拿起一份墨迹散乱不堪的卷。只扫一眼便合上了“临淄王彬，丙下。”只见那人群中的王彬瞬间着了急，“大人何以只评我丙下？”上官冷漠地微微笑了笑，“公子将孟子此章默写一遍，却是何意啊？”

王彬骄傲扬头：“回大人，熟读《孟子》，便是在下对昭昭的阐释。”上官一时没有回答，偏了偏头望向太平，两人不禁一笑，她便转头再问：“既是熟读孟子，敢问王公子可否将其倒背如流？”眼下王彬神色一愣，不甘地盯着桥上：“小人自是不能，可请大人一试？”

还没来得及继续刁难，桥上的婉儿先开了口：“《尽心》之下，结尾乃是‘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倒过来背便是，‘尔乎有无亦则，尔乎有无而然……’”

“在下受教！”没等婉儿背完，那王彬便急忙拱手而退，台下一片哄笑，众人此时也都叹为观止，再不敢多质疑半字。

天津桥头，应天门下，她们昂首回望，相视一笑，共营一个红妆朝堂，或许也能为二人谋得片刻岁月安好。遥遥相顾，她们暂不顾漫漫前路，只为这四海太平一处。

她不再是一个小小的内舍人，而是评选文策的魁星，只一个评定便能让士子鲤跃龙门，让寒门学子平步青云。她沉浸在天下才子的期望目光中，独享着此瞬的荣光时刻。

回想数十年前的祖父，许也是这般如沐春风，吟诵着“蝉噪野风秋”，在长安街头按辔徐行。她的英姿飒爽与热血满腔，都将留在这片最令她得意的沙场，铭记着她所向披靡的锋芒。

心窝渐烫，太平将这张扬又含蓄的身影收入眼底，在烈日下闪烁着熠熠辉光。

应天门下一阅成名，秋闱过后，神都内外便传遍了这神秘而出奇的女子事迹。经年过后，无数文人墨客笔下，仍传唱着对她的颂扬与赞许。

四

鹅毛般大雪，纷纷飘落。

万象神宫琉璃般的砖瓦在风雪中铺成，这座位于神都中心，也是王朝中心的宫殿于雪中静立着，富丽堂皇而安宁温和。

上官婉儿在别院竹亭中负手而立，一身白裳融在雪色之中。已在宫中磨砺廿余载光阴的她，此刻是雪树银花间兰般高洁的玉人。听到远处一阵响动，她睁开双眼，静静转过头去，有些意外与惊喜。

一袭红裙裹着长袍出现在视野中，迎着风雪狂舞。裙摆白边上金丝勾勒的红艳牡丹如同那人盛开的笑靥，娇艳里夹杂着丝丝高贵，袖上的金铃叮当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绽放出灿烂的喜悦。

此刻的太平公主是鲜丽艳艳的牡丹，那盖过满园芬芳的佳人向竹亭奔来，留下身后一串串雪白的足迹。

气喘吁吁地打掉袍上沾染的雪，公主摘下毡帽坐在一旁，上官端起沁着凉意的温酒给她斟上一杯，若有若无的笑意在脸上浮现。“今日，怎么有空来此同我赏雪了。”

口中呼出白气，太平揉搓着通红的双手，“这不是今日来尝尝你酿存了数年的桃花酿，也躲一躲母后送来的一摞摞政事经卷。婉儿，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她弯起纤细的眉，浅笑着问道。

上官端起瓷杯，小口啜饮杯中的清酒，“今日学的是

《书》，武王有言：‘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太平忙咳嗽两声，白了她一眼，“这都是什么破书，让我娘看见了，准得扔进炉子里一把烧了。”

“那，殿下读的是什么书？”婉儿似是想到什么，随即问道。太平骄傲地抬了抬下巴，“我读的是皇爷爷的《帝范》！”说罢像是有些不好意思，又挠了挠头上的发钗。

上官笑了笑，没说什么，在竹亭内踱步望着墙外银装素裹的大地，望着风雪染白了的宫墙鳞瓦，轻轻叹了口气。

两只青瓷酒杯相碰，清脆悦耳的响声余韵徐歇。桃花香的酒气氤氲满亭，好似打翻一坛馥郁的愁。

婉儿回身看了眼太平，偏了偏头，藕臂伸向后颈，将束发上的玉簪取下，发丝散在雪色里。她小心翼翼地上前，捏住公主圆润的肩头，一手将簪子别在她精致的团发里，拍了拍固定住。“婉儿这是……”太平眼神四下瞟瞟，婉儿却已坐回原处，

“殿下总说我只顾经卷疏忽了你，日后我若不能时刻相伴，殿下便以此簪代我。婉儿生逢不虞之变，身无贵重之物，殿下不嫌弃就好。”

太平晃晃脑袋，摸了摸发上的玉簪，嘴角不禁荡漾开一丝笑容，往前凑了凑，“婉儿，来俊臣虽已诛除，但母后年纪也渐渐大了，朝中重臣虽没了朝不保夕的顾忌，却唯恐被国公二张与其他武氏子侄抓着把柄，人心惶惶，朝野动荡，我怕这纸糊的局，一朝撕破，就又变了天。”

上官抬眼望入公主的眸底，她粉红的额上蛾眉紧蹙，灵动的黑瞳中藏着一丝光芒。看着她夺目璀璨的双眼，上官恍惚间有种错觉，这一刻，公主与那个权倾朝野、惊肃朝堂的女人竟渐渐重合起来。沉思片刻，她转过白皙清冷的侧脸，缓缓开口：

“殿下若是坐视不管，难免横生变故，但……”轻轻一笑，她忽然抓了把雪扑在太平的面颊上。“啊！婉儿你干嘛……”

婉儿掩着嘴不住地笑，细细把太平脸上的雪又抹了去，“这个，就叫粉饰太平。”太平公主脸涨得通红，扬起双手就要向婉儿身上扑。

一红一白两道身影在漫天大雪中嬉笑追逐，桃花酒香弥漫的园中，太平的心中有了答案。

（未完待续）

附表:

2023年《弘毅》发表作品统计

(姓名前加*者为优秀作者候选人)

姓名	班级	发表作品(括号内为所在期数)
陈奕璇	22.22	《愿我们都将做一条遨游星海的鱼》(177)《双面天使的多重效应》(177)
陈育妃*	22.20	《路旁》(174)《窗帘是月的裙摆》(174)《生生不息》(176)《周三的雨》(177)
陈润芝	21.15	《凌晨五点》(173)《梦林霁霰图》(173)
程嘉雯	22.18	《校园一角》(173)《偷得浮生半日闲》(176)
付琳杰*	22.13	《回想》(173)《怀杜甫》(173)《久违》(174)《祈念》(175)《安宁》(176)
盖一林	20.21	《归处》(173)《缄默》(174)《小水鲸》(175)
高语彤*	23.11	《当代高中生之“活着”》(178)《万古河江》(178)
郭丰熙	22.20	《秋日集》(177)《点起纸灯笼,共看月胧明》(177)
韩子正*	23.25	《时间》(178)《夜空》(178)
胡敬媛	21.23	《手》(174)《我热爱那片遥远的黑土地》(175)
李嘉欣	22.24	《再见容易再见难》(174)《不惧岁月不惧风》(176)
李金麦*	21.22	《云上的国度》(175)《天亮前的夜》(175)《我在人间》(176)《对王之王》(176)《与风共速》(178)
李星洁*	21.29	《十七岁》(175)《致词不达意的时间》(176)《我是树》(178)
李雨芳*	21.15	《织梦》(173)《龙哥和超哥》(175)《选择·青春·遗憾》(177)
刘瑞康*	22.16	《探春》(174)《末冬》(175)《祖父所给予的》(176)《游鱼午梦》(176)《桃花依旧笑春风》(176)《康庄大道》(177)《依然风华正茂》(177)
刘楷洸	21.23	《千年万岁,椒花颂声》(178)
聂国睿*	23.25	《思边陲》(178)《暮秋》(178)
秦汉杰*	21.36	《冬夜》(173)《想做一阵风》(174)《二〇二二,四季平安》(174)《旅行,南下》(174)《静守时光》(175)《昼与夜》(175)《童年,最初的印象》(177)《窗边的日子》(177)

姓名	班级	发表作品（括号内为所在期数）
商伯岩	20.19	《白石仙诗词六首》（175）
孙启航*	22.34	《天台上数星星的日子》（176）《梦想的地方》（177）《夜星》（178）
宋东岳	21.37	《百年之后》（175）《故乡的风正在渐渐地消歇》（175）
孙翊轩*	21.23	《藏》（173）《活在天上的鱼》（177）《俗》（177）《高歌》（178）
唐子淇*	23.06	《“我不”》（177）《悔》（178）
王超越	2019	《我在生科院存活的这半年》（174）《沈公子》（174/175/177）
王铭远*	22.20	《江湖不见》（173）《故事》（174）《有关吃喝》（176）《竞选市长》（176）
王思蓉*	22.16	《我眼中的青春》（174）《遇见小美好》（175）《青春的足迹，辩手的荣光》（176）《夏日图书馆》（177）
王潇晗*	21.02	《在英语之海里苦苦挣扎》（173）《小夜曲》（173）《我逃，英语追，我们都插翅难飞》（174）《微生物狂欢节》（174）《假期与开学的狂想曲》（175）《阳光开朗选必三》（176）《云里悟理》（176）《我和英语作文纠缠不清的那些年》（177）《日晷》（177）《进击的鸭子》（178）《羽毛球这事儿》（178）
王筠浩	23.32	《信念藏于迷雾，理想收获阳光》（177）
武美娇*	21.15	《在课桌上流浪》（173）《北方有佳人》（174）《妹妹》（176）《前路漫漫亦灿灿》（178）《四季镇》（178）
张晨玥	20.26	《烟花》（173）《长不大的孩子》（173）《镇尺》（173）《梅中园》（174）《我的读书故事》（174）《树的启示》（174）《从纸到笔》（175）
张令爱*	22.10	《老张》（173）《张友友的预科故事》（173/174）《我与春风皆过客》（173）《人生无复本》（176）《我将玫瑰藏于身后》（177）《向死而生》（177）《我记录的期中考》（178）
张晶玮*	22.27	《我的地理老师张忠来》（173）《好多美好啊》（173）《小苇》（175）《借口》（175）《落选的梦》（175）《演讲奇遇记》（176）《唯有努力，才能获得意外之喜》（176）
张俊辉	22.22	《“原神”为什么要“启动”》（177）《两时开幕式，一生太极情》（177）
赵文奇	21.34	《你好，我的少年》（173）《高三求生笔记》（178）



姓名	班级	发表作品(括号内为所在期数)
白明轩	21.21	《在生命的长河上》(178)
曹瑞阳	21.37	《雨·生日·曹瑞阳色》(175)
陈欣然	21.02	《我识仙人号狂客》(174)
董程澳	21.22	《怡园》(176)
董芷伊	22.24	《一帘窗景,一帘清梦》(177)
高令玉	20.01	《奇点》(175)
高雅琪	21.15	《冬阳》(173)
郭继鸿	22.19	《拼命四郎》(177)
郭锐厚	22.01	《一班胡总二三事》(178)
回雨晨	22.10	《荒野的呼吸》(178)
季彦成	22.31	《爷爷给予的童年》(174)
李昊澄	21.37	《剔除民族的劣根性》(175)
李嘉鸿	21.28	《女性向游戏与偶像文化》(173)
李文博	22.25	《旷世不羁辉先生》(177)
李彦楚	20.28	《骆驼祥子读后感》(175)
李一辰	20.21	《我们所能改变的》(174)
李煜霏	21.35	《最清醒的疯子》(175)
李雨昕	21.21	《一起等雨停》(177)
李忠毅	21.32	《但求心安》(178)
林雨晴	22.26	《新的尝试》(176)
刘千慧	21.37	《女生当自强》(174)
刘姝睿	22.21	《世间安得双全法》(178)
刘祥睿	21.25	《盛世见》(174)
刘泽昆	20.08	《梦中相谈》(175)
吕兆恩	22.25	《相遇大榕树》(177)
吕嘉铭	21.29	《书怀》(178)
马婉欣	22.05	《我想》(173)
梅泽琨	21.34	《阳光住心间》(173)
倪姝眉	22.23	《幽径寻光》(175)
任泽铭	21.25	《一封未发出的信》(173)
石华杰	21.23	《认清读书,摆脱冷气》(173)
石昕瑶	21.28	《别让AI抹杀人类的创造力》(173)
隋东玉	22.21	《折星星的人》(178)
孙睿妍	22.34	《像小王子一样认真生活》(174)
孙忆南	21.26	《生活中的简约与繁复》(175)
苏奥莹	23.04	《香雪》(177)
唐嘉琪	22.25	《潼日》(176)
王博阳	22.21	《我所热爱的》(178)
王佳欣	21.12	《落花春满园》(173)
王语彤	21.37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175)
王天宇	21.01	《一张纸》(178)
王宇昕	21.37	《悲悯,眼泪的凝华》(173)
王一	21.28	《晚清旗人的生活画卷》(175)

姓名	班级	发表作品(括号内为所在期数)
韦羽馨	21.26	《偶然与必然交织的人生》(175)
魏子祺	23.06	《决不服输》(177)
吴丹彤	22.28	《普通人小郝》(174)
吴奕辰	23.32	《登顶追光》(177)
吴又琪	21.32	《为什么这么感人》(176)
吴宇彤	23.08	《念奴娇·读<百合花>》(177)
夏晨瑜	21.31	《柔软的时光》(176)
徐瑞喆	21.04	《错过末班车》(173)
闫晓诺	22.11	《我就是喜欢您》(176)
杨静	21.02	《走,我们去赏月》(175)
杨雨洁	21.38	《走向星辰》(177)
翟婧君	21.35	《疫后重登牛记庵》(178)
张靖雯	23.15	《与风相拥》(177)
张瑞熙*	21.27	《四月的纪念》(174)
张玮婷	21.25	《画》(177)
张溪远	21.21	《雏菊》(176)
张兴佳	22.35	《机器人第四定律》(178)
赵航	20.25	《没有席位的发言》(175)
赵思语	21.32	《春日初苗,倾培馨香》(177)
周敬强	22.10	《残月》(173)
周星宇	23.33	《技艺》(178)
周子惠	21.03	《第二人生》(173)
朱子瑞	21.05	《彼时春衫少年郎》(175)
佛莱特	20.04	《彼岸》(174)
甘雨	20.17	《江城子·封校有感》(173)
谷雨	22.25	《一闪一闪亮晶晶》(178)
木竹	22.25	《与同桌的二三事》(175)
匿名	22.35	《威风锣鼓社》(178)
牙牙	22.36	《一棵柿子树》(173)
颜敛	2022	《论高中生的自我修养》(177)
与桐	21.32	《时光·校车》(173)
韩叔彤	2017	《历史是什么》(178)
高明欣	2014	《烟台自由行》(175)
郭一诺	2019	《良辰虚设》(178)
郭梦莎	2010	《语文老师》(175)
康子越	2019	《追风赶月莫停留》(173)
李筱	2019	《我在港中深读大学》(176)
刘浩然	2019	《暮色·图书馆与孤独》(173)
邵子涵	2017	《五只沃柑》(175)
魏临夏	2019	《天下山水,首推富春》(175)
张弢元	2019	《走》(175)
张雨婧	2017	《当我谈入伍时我谈什么》(177)
肇启航	2017	《老三样》(175)

二月文学社举办写作经验交流会

11月12日下午，二月文学社在广场西阶梯教室举办本学期第一次文学社、诗社联席会。

会上，首先为2023级新社员举行了简朴热烈的入社仪式。38名高一同学通过纳新选拔成为二月文学社、鹿鸣诗社新成员，他们在热情的掌声中作了简短的自我介绍，正式加入文学社大家庭。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高二年级7名优秀作者分别进行写作经验交流。这七名同学结合自己的写作实际情况，从各自比较擅长的体裁，与高一新同学分享了个人写作经验。之后，指导老师胡爱萍针对高中生写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分析指导，解答同学们的疑问，并向同学们提出要求与希望。

(二月文学社)



《弘毅》第177期优秀作品TOP10

《春日初苗，倾培馨香》	2021级32班 赵思语
《双面天使的多重效应》	2022级22班 陈奕璇
《与风相拥》	2023级15班 张靖雯
《香雪》	2023级4班 苏奥莹
《活在天上的鱼》	2021级23班 孙翊轩
《我和英语作文纠缠不清的那些年》	2021级2班 荧惑
《康庄大道》	2022级16班 刘瑞康
《点起纸灯笼，共看月胧明》	2022级20班 郭丰熙
《“原神”为什么要“启动”》	2022级22班 张俊辉
《画》	2021级25班 有奇树

恒爱基金

荧惑	12元	解语博	5元
李雨芳	20元	董文璐	5元

山东省高中优秀文学社刊
全国示范校园文学社社刊
东营市一中二月文学社主办



封一作品：张训超
封四作品：尚桂安（永受嘉福）
封面设计：石雨桐